

溫德米爾夫人的扇子

潘家洵譯

英國 Wilde 著

潘家洵譯

溫德米爾夫人的扇子

(Lady Windermere's Fan)

樸社出版

中華民國十五年六月初版

溫德米爾夫人扇子

自廿六年八月一日起
歸開明書店出版發行

版權所有

甲種洋宣紙平裝本實價五角
乙種瑞典紙平裝本實價叁角五分

外埠酌加郵費

翻譯者 潘家洵

出版者 樸社

印刷者 志成印書館

總發行所 樸社出版經理部

總代售處 景山書社

分售處 北京及各省各大書坊

翻印必究

譯者小序

六七年前國內的翻譯事業真是風起雲湧，盛極一時。每逢一種新譯品出來，大家總是爭先恐後的搶來看，因為自從五四運動發生之後，青年的思想確是受了一個極大的激盪，感覺著自己知識的空乏，急切需要一些新鮮的滋養。後來的情形可就漸漸的不同了。大家對於譯品的興趣一天一天的減少，信仰一天一天的薄弱，到了近來，有許多人聽見了翻譯的東西就頭痛，碰見了翻譯的東西常是捲卷不迭。如果有人說近來他在那裏翻譯些東西，別人聽了往往會想到那是他無聊得沒有別的事情可做，或是窮得想弄幾個錢花的原故。翻譯事業一變而為這樣的不被人重視，究竟爲了什麼？照我想起來，是這幾年裏頭讀者的程度已經增高而譯者的程度沒有進步

的原故。但是爲什麼譯者的程度沒有進步呢？我以爲一個重要的原因是大家把翻譯看得太容易。因爲把翻譯看得太容易，所以第一流的人往往不大高興去做它。因爲把翻譯看得太容易，所以別的事情做不好的人覺得弄一點翻譯無論如何總還可以勝任。宜於翻譯的人不高興翻譯，不宜於翻譯的人偏要來翻譯，於是就產生了近來國內翻譯界的現象同大家對它的態度。現在中國一般人的思想何等的昏亂而淺薄，要醫治這兩樁毛病，最要緊的是切切實實的讀幾本好的外國書。不過能夠直接讀外國書而真正瞭解的人究竟是少數，所以翻譯實在是一樁不可缺少的事業，它負的責任非常之重大。要是它老像現在這樣的沒出息下去，因此堵塞了一道醫治同滋養我們的思想的泉源，那是叫人多麼寒心的一樁事情！這兩年來翻譯的罵可以說是挨夠了，它的響亦可以說是倒足了，有些人對於這個問題似乎已經有了

一種覺悟。我們的生機將來或者就在這一點上頭發生亦未可知。我敢說，中國的翻譯專業表面上現在好像是到了末路，其實它的光明前程還沒有發軔呢。萬事都在人爲，祇看大家怎麼努力罷。

說到這個劇本，七年前沈性仁女士在新青年上頭登過它的譯文。同時我亦曾把它譯登新潮。兩年前東方雜誌又登載過洪深先生的改譯本，各處劇團同學校用了洪先生的本子排演過多次，並且上海還演過原劇的電影片子。這個劇本在國內既有這樣豐富的歷史，所以在這裏我覺得沒有詳細介紹之必要。我想說的祇有底下這一點意思，就是，有許多人以為Wilda的長祇是會說漂亮俏皮話，讀他的劇本亦祇是學說漂亮俏皮話，這個觀念我以為是了解Wilda的一個大障礙。

至於我重譯這個劇本的用意是因為我前次的譯文疏忽草率得很，現在

四

重新譯過一遍，似乎覺得比從前的好些，這裏頭含著一點補過的意思。還有一層，我對於譯書，不但一向沒有那種「海內同志幸勿重譯」的主張，並且以為祇要自己感覺著有需要或者興趣，就是一個人把同樣的一本書重譯一次，或者甚至於幾次，亦不是完全沒有意思的事情。

滬案週年後三星期，譯者誌於北京。

溫德米爾夫人的扇子

Oscar Wilde 著

潘家洵 譯

劇中人物

溫德米爾爵爺 (以後簡稱溫爵爺。)

達林頓爵爺 (以後簡稱達爵爺。)

奧格司忒司洛頓爵爺 (以後簡稱奧爵爺。)

西夕爾葛拉罕先生 (以後簡稱西先生。)

鄧備先生 (以後簡稱鄧先生。)

霍潑先生 (以後簡稱霍先生。)

溫德米爾夫人的扇子

溫德米爾夫人的扇子

二

巴克（總管）

溫德米爾爵夫人（以後簡稱溫夫人。）

貝呂克公爵夫人（以後簡稱公爵夫人。）

愛葛色卡來爾小姐（以後簡稱愛小姐。）

博林代爾爵夫人（以後簡稱博夫人。）

傑得布羅爵夫人（以後簡稱傑夫人。）

司忒斐爾得爵夫人（以後簡稱司夫人。）

庫潑庫潑夫人（以後簡稱庫夫人。）

邁林夫人

羅賽列（使女）

劇中佈景

第一幕 溫得爺家的早憩室。

第二幕 溫得爺家的會客室。

第三幕 溫得爺的屋子。

第四幕 與第一幕同。

時間——現在。

地點——倫敦。

溫德米爾夫人的扇子

溫德米爾夫人的扇子

四

全劇動作在二十四小時以內，從一個星期二的下午五點鐘起，到第二天的下午一點半鐘止。

第一幕

佈景——卡爾登附街溫爵爺家的早憩室。中央同右方各有一

門。右方一張書桌，上有書籍紙張。左方一張沙發同小茶几。左窗向外平臺上開。右方一張桌子。

溫夫人正在右桌上就著一只藍盆調弄玫瑰花朵。

(巴克進。)

巴克 今天下午夫人見客不見？

溫夫人 見——誰來啦？

溫德米爾夫人的扇子

巴克 達林頓爵爺，夫人。

溫夫人（頓了一頓。） 請——誰來都見。

巴克 是，夫人。（從中央出。）

溫夫人 我最好今晚以前先見他一見。他來得正巧。

（巴克從中央進。）

巴克 達林頓爵爺。

（達爵爺從中央進。巴克出。）

達爾爺 你好啊，溫德米爾夫人？

溫夫人 你好啊，達林頓爺？恕我不能跟你拉手啦。我的手都讓玫瑰花弄濕啦。這些花可愛不可愛？今天早晨才從賽爾比送來的。

達爾爺 真好。（瞧見桌子上放着一把扇子。）好一把扇子！許我看一看嗎？

溫夫人 看罷。漂亮，是不是！我的名字已經寫上去啦，什麼都有啦。我自己亦剛看見。這是我丈夫送給我的壽禮。你可知道今天是我的生日？

達爾爺 不是罷？真的嗎？

溫夫人 真的；今天是我成年的日子。我一生極重要的一個日子，你說對不對？所以今天晚上我請客。請坐。（依然調弄花朵。）

達爾爺（坐下。）可惜我預先不知道今天是你的生日，溫德米爾夫人

。不然，我要在你大門口路上舖滿了鮮花讓你在上頭走。花兒本是爲你開的。（稍一停頓。）

溫夫人 達林頓爵爺，昨天晚上在外交部你好麻煩我。我怕你又要來麻煩我啦。

達博爺 我，溫德米爾夫人？

（巴克同一個用人拿著茶盤同茶具從中央進。）

溫夫人 攔在那兒。好啦。（用自己的手絹擦一擦手，走到左方茶几旁，坐下。）坐過來，好不好，達林頓爵爺？（巴克從中央出。）

達博爺（拿著椅子，走過左方。）我難過得很，溫德米爾夫人。你一

定得告訴我到底昨晚我做了些什麼。（在茶几旁坐下。）

溫夫人 你千方百計的恭維了我整整的一晚上。

達爾爺（含笑。） 啊，我們現在都是這樣窮，討人喜歡的送人東西祇有恭維話。祇有恭維話我們還送得起。

溫夫人（搖搖頭。） 我在這兒很正經的說話。你不要笑，我很正經在這兒，我不喜歡聽恭維話，並且不明白爲什麼一個男人對一個女人說了一大堆口不應心的話就以爲是十分討那個女子的好。

達爾爺 啊，然而我說的都是實話。（接溫夫人遞給他的茶。）

溫夫人（嚴重的。） 我但願不是。我不願意逼着跟你拌嘴，達林頓爺。我很以你爲然，你是知道的。然而如果我覺得你亦像大多數別的男
人一樣，我就一點都不會以你爲然了。你確比大多數別的男人好，並且

有時候我覺得你故意裝得比別人壞。

達爾爺 誰都有些小小的自命不凡的地方，溫德米爾夫人。

溫夫人 你爲什麼偏在那上頭自命不凡？（依舊坐在茶几旁。）

達爾爺（依舊坐在左方。） 喔，現在許多許多擺架子的人在社會上混充好人，所以我覺得假裝壞人倒還顯得謙恭可愛一點。並且還有這樣一層，如果你混充好人，大家就對你認真。如果假裝壞人，他們就不。這是相信世界是好的那種見解的大傻處。

溫夫人 這樣說起來，你「不要」大家對你認真，達林頓爺？

達爾爺 不要，不要大家。大家對著認真的是什麼人？是世上所有的蠢材，從僧正起到討厭東西爲止。我想要「你」對我認真，溫德米爾夫人，要「你」比要誰都利害。

溫夫人 爲什麼——爲什麼要我？

達爾爺（略一躊躇。） 因爲我想我們亦許會做好朋友。現在我們就做

好朋友罷。說不定有一天你用得著一個朋友。

溫夫人 你爲什麼說那個話？

達爾爺 喔，有時候誰都用得著朋友。

溫夫人 我覺得我們已經是很好的朋友了，達林頓爺。我們可以這樣長

久下去，祇要你——

達爾爺 不什麼？

溫夫人 不對我說荒唐無聊的話傷了交情。我猜你以爲我是個清淨教徒？

不錯，我是有些清淨教徒的氣息。我是受那種教育長大的。我亦願意這

樣。我才是個小孩子的時候，母親就去世了。我老跟著久里姆夫人過日

子，你知道，她是我大姑母。她待我很嚴，然而她教給我現在的人漸漸忘記的是非的區別。「她」不承認什麼遷就的辦法。「我」亦不承認。

達爵爺 嚶呀，我的溫德米爾夫人！

溫夫人（向後靠在沙發上。）你看我好像守舊。——不錯，我正是。我不願意跟現在這種時代的人一般見識。

達爵爺 你覺得這個時代不好嗎？

溫夫人 是的。現在的人把人生看作一樁投機事業。人生不是一樁投機事業。人生是一樁神聖典禮。他的理想意境是仁愛。他的去垢澄清是犧牲。

達爵爺（含笑。） 喔，什麼事都比被犧牲強！

溫夫人（前靠。）不要這麼說。

達爾爺 我是這麼說。我心裏覺得是這樣——我知道。

（巴克從中央進。）

巴克 下人們請夫人的示今天晚上平臺上要鋪地毯不要？

溫夫人 你看今天不至於下雨罷，達林頓爺？

達爾爺 我不願意聽說你的生日下雨！

溫夫人 叫他們立刻就鋪罷，巴克。（巴克從中央出。）

達爾爺（依然坐著。）那麼，你覺得——當然我不過是打個譬方罷了

——你覺得設若有一對年輕夫妻，就說他們結婚了兩年罷，如果那丈夫

忽然跟一個——唔，還不僅是曖昧不明的女人親熱起來，常常到她家裏去，陪她吃飯，並且說不定還替她還帳——你覺得他的妻子不應該想法子安慰安慰自己嗎？

溫夫人（皺眉。） 安慰安慰自己？

達爵爺 正是，我覺得她應該的——我覺得她可以這樣做。

溫夫人 因為丈夫下流——妻子亦應該下流嗎？

達爵爺 下流是個醜字眼，溫德米爾夫人。

溫夫人 它是一樁醜事情，達林頓爵爺。

達爵爺 你知道不知道好人在這世界上的害處大得很。這班人最大的害處是把壞事看得太重。其實硬把世上的人分成好壞，簡直不通。人祇有兩種，不是教人喜歡，就是教人討厭。我偏向那討人喜歡的，你呢，溫德

米爾夫人，不免要屬於這一類了。

溫夫人 喂，達林頓伯爵。（站起來，向右走去，經過他面前。）你坐著別動，我去弄完了花就來。（走到右桌旁邊。）

達爾爺（站起來移動椅子。）我覺得你對於現代生活的態度很嚴刻。固然，我亦以爲它有許多不滿人意的地方。譬方說罷，現在大多數的女人都有點祇認識錢。

溫夫人 不要提起這班人。

達爾爺 亦罷，把愛錢的人攔開不提，他們當然可怕，那麼我要問你，你當真覺得女人犯了世上的人所謂過失的事情就永遠不應該饒恕嗎？

溫夫人（站在桌旁。）我覺得她們永遠不應該饒恕。

達爾爺 我呢？你覺得對待男人亦應該用對待女人一樣的法律嗎？

溫夫人 那還用說！

達爵爺 我覺得人生太複雜了，不是這些劃一不二的規則所能安排的。

溫夫人 假使我們有了『這些劃一不二的規則』，人生倒可以簡單多了。

達爵爺 你不承認事情有例外嗎？

溫夫人 不承認！

達爵爺 啊，好一個迷人的清淨教徒，溫德米爾夫人！

溫夫人 教徒就教徒罷了，那個形容詞却用不著，達林頓爵爺。

達爵爺 我忍不住不說。除了引誘我什麼事都能抵抗。

溫夫人 你亦學時髦裝無用。

達爵爺 (瞧著她。) 不過是裝裝罷了，溫德米爾夫人。

(巴克從中央進。)

巴克 貝呂克公爵夫人，愛葛色卡來爾小姐。

(公爵夫人同愛小姐從中央進。巴克從中央出。)

公爵夫人 (從中央走下來，拉手。) 親愛的馬格瑞，我見了你真高興。

你還記得愛葛色不記得？ (向中央左部穿行。) 你好啊，達林頓爵

爺？我不願意你認識我女兒，你太不老實。

達博爺 別那麼說，公爵夫人。要說是不老實，我一點兒都沒有做到。好

些人都說我一輩子從來沒有真正幹過什麼錯事。當然他們祇是背着我的

時候才這麼說。

公爵夫人 你看他壞不壞？愛葛色，這是達林頓爵士。記著，他說的話一個字都別信。（達爵士向中央右部穿行。）不，不喝茶，謝謝你。

（走過去，坐在沙發上。）我們剛在馬克比夫人家裏喝過茶。那茶才壞呢。簡直不能喝。可是我一點都不以為奇。那是她姑爺送的。愛葛色好生盼望你今天晚上的跳舞會，瑪格瑞。

溫夫人（坐在中央左部。）喔，你不要以為今天晚上有什麼跳舞會，公爵夫人。不過因為是我生日大家隨便玩玩，湊個熱鬧罷了。人數亦少，時候亦早。

達爵士（站在中央左部。）人數很少，時候很早，并且客人亦很齊整，公爵夫人。

公爵夫人（坐在左方沙發上。）不用說今晚的客自然是齊整的。然而「你們」家裏在「那上頭」，瑪格瑞，我們是知道的。你們這裏實在是倫敦有限幾處人家的一處我可以帶著愛慕色，並且一點都不替我那可憐的貝呂克擔心。我不知道現在的交際社會要鬧到什麼地步。那些荒唐脚色似乎逢場必到，沒地方不去。我家裏有事她們當然亦來——那些男人會不答應你，如果你不請她們。實在說，這種風氣應該有人出來整頓一下子才對。

溫夫人「我」願意，公爵夫人。名聲不很好聽的人我一個都不讓他到我家裏來。

達爾爺（中央右部。）喔，不要那麼說，溫德米爾夫人。我永遠不能來了！（坐下。）

公爵夫人 喔，男人不要緊。女人可就另一個說法了。我們是規矩人。就不能都是，至少亦有幾個。然而我們現在簡直讓人家擠到犄角兒裏去了。要不是時常跟我們的丈夫鬧一鬧教他們記得這是我們法律上的權利，他們真會把我們整個兒忘了。

達爵爺 公爵夫人，這是婚姻這個頑意兒的奇怪地方——說起這個頑意兒，現在漸漸的不時行了——做妻子的拿了一手的好牌，可是那副結牌她們總是輸掉的。

公爵夫人 那副結牌？那就是丈夫嗎，達林頓爵爺？

達爵爺 這個名字給現在的丈夫還不錯呢。

公爵夫人 哎喲，達林頓爵爺，你這人真壞透啦！

溫夫人 達林頓爵爺真無聊。

達爵爺 啊，不要那麼說，溫德米爾夫人。

溫夫人 既然如此，你爲什麼把人生「說」得這麼無聊？

達爵爺 因爲我覺得人生太重要了，所以永遠不能正正經經的去說它。

（從中央走上去。）

公爵夫人 他是什麼意思？恕我糊塗，達林頓爵爺，請你說明白倒底是什麼意思？

達爵爺 （下來走到桌子後面。） 我想還是不說明白的好，公爵夫人。

現在的時候，話說得明白就是讓人家看透。再會！（跟公爵夫人拉手

。） 那麼，（走上去。）溫德米爾夫人，再見罷。今天晚上我可以來不可以？許我來罷。

溫夫人 （跟達爵爺一同站在上面。） 可以，那還用說。就是不要跟人

家口是心非的瞎說。

達爾爺（含笑。）啊，你在那裏教訓起我來了。教訓人可是一樁危險

事情啊，溫德米爾夫人。（鞠躬，從中央出。）

公爵夫人（已經站起來，走到中央。）好一個可愛的壞東西！我很喜

歡他。他走啦很好！你打扮得真可愛！你的衣服那兒做的？現在我要告

訴你，我多麼替你難受，瑪格瑞。（走到沙發前，跟溫夫人一同坐下。

）愛葛色，寶貝！

愛小姐 是，媽媽。（站起來。）

公爵夫人 你要不要走過去看看那個照片本子？

愛小姐 是，媽媽。（走到左桌旁邊。）

公爵夫人 好孩子！她頂愛看瑞士的照片。真是高尚的嗜好。不過我實在

替你難受，瑪格瑞。

溫夫人（含笑。）爲什麼，公爵夫人？

公爵夫人 喔，爲了那個該死的女人。她的衣服又穿得這麼好，這一層更糟，做出那麼一個壞的榜樣。奧格司忒司——你知道就是我這不掙氣的兄弟——我們的那個累墜——他迷得她要命。這是極丟臉的事情，因爲她簡直是一個交際場中不齒的女人。女人有過故事的亦多得很，不過人家告訴我她至少有一打，並且都合式。

溫夫人 你在那兒說誰，公爵夫人？

公爵夫人 說的是邁林夫人。

溫夫人 邁林夫人？我從來沒有聽見過這個人，公爵夫人。她跟我又有什麼相干？

公爵夫人 我的可憐的孩子！愛葛色，寶貝！

愛小姐 是，媽媽。

公爵夫人 你要不要到外頭平臺上去看看太陽下山？

愛小姐 是，媽媽。（從左窗出去。）

公爵夫人 可愛的孩子！這麼愛看太陽下山！顯得多麼風雅，對不對？說來說去，什麼東西都比不上天然風景，是不是？

溫夫人 然而到底是怎麼一回事？爲什麼你跟我提起這個人？

公爵夫人 你真不知道嗎？老實告訴你，我們都爲了這件事情難過。昨天晚上大家在范生夫人家裏還說呢，真是教人想不到，倫敦那麼許多男人裏頭，偏是溫德米爾會幹出這種事來。

溫夫人 我丈夫——他跟那麼一個女人又有什麼相干呢？

公爵夫人 啊，可不是嗎？說的就是這句話。他常常去看她，一去就是好幾點鐘，並且他在那兒的時候誰去她都不見。要知道並不是有多少太太小姐們去拜望她，可是她有一大些不體面的男朋友——尤其是我的兄弟，剛才我告訴過你了——大家替溫德米爾著急就為這個。我們一向把「他」當作一個丈夫的模範，然而這件事情恐怕是千真萬確的了。我的姪女們——就是薩微兒那些女孩子，你認識嗎？——真是安分聽話的好孩子——長得却平常，平常極了，可是人很好——她們常在窗口做細活，並且替窮人做些醜東西，這些東西在如今講社會主義的可怕的時代我想對於他們很有用處，這個不要臉的女人在科戎街租了一所房子，正對著她們——而且是這麼一條體面的街。我不知道現在的世界要鬧到什麼地步！她們告訴我溫德米爾一禮拜要去四五次——她們親眼看見他，她們

亦做不動主——雖然她們從來不說人家的壞話，她們——唔，不消說得——她們見人就講這件事情。頂糟的是有人告訴我，這個女人從一個人手裏弄到了一大筆錢，因為六個月以前她到倫敦來的時候似乎什麼東西都沒有，現在居然在美費阿有了這所講究房子，每天下午趕着小馬逛公園，這些事——所有這些事——都在她認識可憐的溫德米爾之後。

溫夫人 喔，我不信這些話！

公爵夫人 然而這是千真萬確的。倫敦的人個個都知道。所以我覺得還是來告訴你的好，並且勸你立刻把溫德米爾帶到洪堡或是埃克司去，在那兒他可以有些消遣的事情，你亦可以整天守著他。我告訴你說罷，我初嫁時候有幾次祇能裝病，硬著頭皮喝那頂難聞的礦泉，無非是要貝呂克離開倫敦。他這人心活得很。雖然我不能不說，他從來不曾把大宗的錢

送過什麼人。他的宗旨高得很，那種事情是不會做出來的。

溫夫人（插嘴。） 公爵夫人，公爵夫人，這是斷沒有的事情！（站起來，穿過中央。）我們剛結婚了兩年。我們的孩子才六個月大。（在

左桌右邊的椅子裏坐下。）

公爵夫人 啊，可愛的小孩子！那小寶貝好嗎？是個男的還是個女的？我希望是個女的，啊，不對，我記得是個男的！糟得很。男孩子都不老實。我的兒子荒唐極了。你真不信他什麼時候回家。他剛出奧司佛大學幾個月——我真不知道他們在那裏教他們些什麼。

溫夫人 男人「都」是壞的嗎？

公爵夫人 喔，都是壞的，都是壞的，一個好的亦沒有。他們從來不會變好。男人年紀會變大，可是永遠不會變好。

溫夫人 溫德米爾跟我是因爲相愛才結婚的。

公爵夫人 不錯，我們當初亦是這樣。祇因爲貝克呂窮凶極惡的老拿尋死覓活的話來嚇唬我，我才答應他的，不想一年還沒有滿，他又凡是女人都要起來了。老實說，蜜月還沒有過，我就拿住他跟我的女用人擠眉弄眼，一個長得極好，極體面的女孩子。我馬上打發她走，連證書都不給她。——不對，我記得我把她送到了我姊姊那兒去；可憐的喬治眼睛近視得那麼利害，我以爲總不要緊了。誰知道竟不然，雖然是很不幸的。（站起來。）現在，我的好孩子，我要走啦，因爲我們外頭有飯局。記著不要把溫德米爾這點小錯處太放在心上。祇要把他帶出去，他就會回心向你的。

溫夫人 回心向我？（中央。）

公爵夫人（中央左部。）是的，這些下流女人把我們的丈夫搶走，可是他們總會回來的，不用說得當然小小的受了點傷。千萬不要吵鬧，男人恨的是吵鬧！

溫夫人 承你一番好意，公爵夫人，來告訴我這些事情。不過我不信我丈夫會對不起我。

公爵夫人 好孩子！從前我亦是這樣想。現在我才知道男人都是惡鬼。

（溫夫人按鈴。）對付這班壞東西祇有一個法子，就是好好兒的喂他們。一個好廚子神通大得很，這個我知道你們家裏有。我的好瑪格瑞，你不像要哭嗎？

溫夫人 你別著急，公爵夫人，我從來不哭。

公爵夫人 這個很對。哭是面貌平常的女人的護身符，漂亮的女人一哭就

蹭踢了自己。愛葛色，寶貝！

愛小姐（從左邊進。）是，媽媽。（站在中央左部桌子後頭。）

公爵夫人 過來辭別溫德米爾夫人，謝謝她這樣款待你。（重新走下來。

）喔，我還要謝謝你請霍潑先生的美意——他就是現在大家極看重的

那位年輕有錢的澳洲人。他父親靠著賣一種裝在圓鐵罐裏的吃食發了財——

滋味好得很，我記得——彷彿是連底下人都不要吃的東西。然而那兒

子却是個十分有趣的人兒。我想他是愛上了愛葛色寶貝的伶牙俐齒。我

們自然是捨不得丟開她，但是我想要是一個做母親的一年不嫁掉一個女

兒究竟算不得真愛她們。我們今天晚上來。（巴克開中門。）記著

我勸你的話，立刻把那可憐的人兒帶出城去，祇有這一個法子。再會罷

，第二次了；來，愛葛色。（公爵夫人母女從中央出。）

溫夫人 多麼可怕！現在我明白達林頓爺爺譬喻的那對結婚不到兩年的夫妻的意思了。喔，不會是真的——她說給過這個女人大宗的錢。我知道阿瑟的銀行簿子攔在什麼地方——在那張書桌的一只抽屜裏。在那上頭我亦許可以查得出來。我「要」查一查。（開抽屜。）不對，這是人家大大的弄錯了。（站起來，走到中央。）這是無聊的謠言！他愛「我」！他愛「我」！然而我爲什麼不看一看呢？我是他的妻子，我可以看得——（回到書桌旁邊，拿出簿子，一頁一頁仔細的看，笑一笑，鬆動了一口氣。）我早知道，這段胡說八道的話裏頭沒有一個字靠得住。（把簿子攔進抽屜去。她正攔的時候，吃了一驚，又拿出一本簿子來。）又是一本——秘密的——鎖著的！（想打開它，可是打不開。看見書桌上有裁紙刀，拿起來把簿面割開。看了第一頁吃驚起來。）溫林夫

人——六百鎊——邊休夫人——七百鎊——邊林夫人——四百鎊。喔！是真的了！是真的了！多麼可怕！（把簿子扔在地上。）

（溫爵爺從中央進。）

溫爵爺 喂，愛啊，扇子送來了沒有？（走到中央右部，看見簿子。）

瑪格瑞。你把我的銀行簿子割開了。你不應該做這麼一件事情！

溫夫人 你覺得你不應該讓人家看破，是不是？

溫爵爺 我覺得做妻子的不應該窺察她的丈夫。

溫夫人 我沒有窺察過你。半點鐘之前我才知道世界上有這個女人。有人

可憐我心裡看不過才來把這些已經傳遍倫敦的事情告訴我——你怎麼天

天到科戎街去，你怎麼著迷，在這個混帳女人身上你怎麼拚命花錢！

（向左穿行。）

溫爵爺 瑪格瑞，別那麼說溫林夫人，你不知道多麼冤枉呢！

溫夫人（轉身向他。） 你倒很愛惜溫林夫人的名譽。當初你亦肯這樣愛惜我的名譽就好了。

溫爵爺 你的名譽沒有損傷，瑪格瑞。你一刻都不要以為——（把簿子放進書桌去。）

溫夫人 我覺得你的錢花得離奇，不過如此而已。噯，你不要以為我把那些錢放在心上。單就我自己說，你把我們所有的產業都揮霍乾淨亦不要緊。不過我心裏丟不下的是，你一向愛我，並且教我亦愛你，現在你竟丟了我給你的真情去換用錢買來的假意。噯，真正可怕！（坐在沙發上

。覺得丟臉的是我。「你」不覺得怎麼樣。我覺得自己弄骯髒了，骯髒極了。你不會懂得我現在想起了以前的六個月心裏怎麼樣的難受——我想想每次你跟我親的嘴都是髒的。

溫爵爺（走近她。）別這麼說，瑪格瑞。世界上除了你，我沒有愛過別人。

溫夫人（站起來。）那麼，這個女人是誰？你爲什麼替她弄房子？

溫爵爺 我沒有替她弄房子。

溫夫人 你給她錢，還不是一樣。

溫爵爺 瑪格瑞，我知道的溫林夫人——

溫夫人 真有個溫林先生沒有——還是個假造的人名？

溫爵爺 她的丈夫死了好幾年啦。現在祇剩她一個人。

溫夫人 亦沒有親戚？（一停頓。）

溫爵爺 沒有。

溫夫人 有點蹊蹺，是不是？（左方。）

溫爵爺 （中央左部。） 瑪格瑞，剛才我正要告訴你——請你聽著——

就我所知道的邊林夫人，做人很正派。如果幾年前——

溫夫人 喔！（向中央右部穿行。） 我不要聽她的詳細歷史。

溫爵爺 我並不要把她的詳細歷史講給你聽。我祇要告訴你這一點——邊

林夫人從前亦受過人家的恭維，親愛，敬重。她是好人家出身，她是有身分的人——她什麼都丟了——都扔掉了，亦不妨這麼說。這個叫人格外難受。逆境我們可以忍受——它們是從外頭來的，它們是意外的。然而一個人爲了自己的錯處受罪——啊！那才是人間最痛心的事情呢。那

還是二十年前的事。那時候她比一個女孩子大不了多少。她嫁了還沒有
你現在這麼長久呢。

溫夫人 我不關心她——並且——你不應該把這個女人跟我連在一口氣說
。這是比擬不倫。（坐在右邊書桌旁。）

溫爵爺 瑪格瑞，你能救這個女人。她想回到上等社會裏來，並且她要你
幫她的忙。（走到她那邊去。）

溫夫人 我！

溫爵爺 正是，你。

溫夫人 她好不識趣！（一停頓。）

溫爵爺 瑪格瑞，我本要大大的求你一樁事情，現在我仍然要求你，雖然
你已經發覺了我打算永遠不讓你知道的事情，就是，我給過溫林夫人一

大筆款子。我要你送一份請帖給她，讓她今天晚上到我們家裏來。（

站在她左邊。）

溫夫人 你瘋啦。（站起來。）

溫爵爺 我央求你。人家亦許議論她，並且當然是議論她，不過他們不知道她什麼切實的壞處。她到過幾家人家——不是你願意去的人家，我承認，不過仍然是現在所謂交際場中的女子去的人家。那個她還不满意。她要你請她一次。

溫夫人 算是她占了上風，是不是？

溫爵爺 不是的；祇因為她知道你是個正經女人——並且她知道假使她到這兒來過一躺，她就可以有機會過一種比從前快活些，穩當些的日子了。從此以後她不想再來認識你。你肯不肯幫一個想回頭的女人？

溫夫人 不！如一個女人真想改悔，她決不願意回到那使她或者看她墮落的社會裏來。

溫爵爺 我央求你。

溫夫人 （走到右邊門口。）我要去換衣服吃飯了，今天晚上不要再提這件事情。阿瑟（走到中央他那裏。）你以為我沒有爹娘，我就無依無靠，你要把我怎麼樣就怎麼樣。你弄錯了，我還有朋友，還有許多朋友。

溫爵爺 （中央左部。）瑪格瑞，你說得好沒意思，好隨便。我不跟你爭論；不過我一定要你今天晚上請過林夫人。

溫夫人 （中央右部。）這種事情我不做。（向中央左部穿行。）

溫爵爺 你不答應？（中央。）

溫夫人 絕對不！

溫爵爺 啊，瑪格瑞，看我面上答應了罷；這是她末次的希望了。

溫夫人 那與我有什麼相干？

溫爵爺 正經女人好硬心腸！

溫夫人 荒唐男人好不中用！

溫爵爺 瑪格瑞，我們男人沒有一個配得上我們娶的女人——這是不錯的——不過你不要以為我會——喔，提起來都難聽！

溫夫人 爲什麼「你」會跟別的男人不同些？我聽說倫敦幾乎沒有一個丈夫不爲迷著一件荒唐事情糟蹋了自己。

溫爵爺 我不是那等人。

溫夫人 我不敢深信！

溫爵爺 你心裏明白。可是不要在我們兩個人中間挖出一道一道的溝來。

溫德米爾夫人的扇子

三十九

天知道剛才那幾分鐘功夫把我們倆撇得好遠。坐下寫請帖。

溫夫人 沒有法子使我照辦。

溫爵爺 (走到書桌前。) 那麼我寫。(按電鈴，坐下，寫請帖。)

溫夫人 你要去請這個女人？(走到他面前。)

溫爵爺 不錯。(停頓。)

(巴克進。)

溫爵爺 巴克！

巴克 是，爵爺。(從中央左部走下來。)

溫爵爺 這封信送科戎街A字八十四號邊林夫人。(走到中央左部，把

信遞給巴克。）沒有回信。（巴克從中央出。）

溫夫人 阿瑟，如果那個女人到這兒來，我要對不起她。

溫爵爺 瑪格瑞，別那麼說。

溫夫人 我真要那樣做。

溫爵爺 孩子，如果你做出這樣一事情來，倫敦沒有一個女人不要替你

可惜。

溫夫人 倫敦沒有一個「正經」女人不要稱贊我。我們一向太放任了。我們現在一定要做個榜樣。我預備今天晚上做起。（拿起扇子。）不錯

，今天你給我這把扇子；這是你的壽禮。如果那個女人跨進我的門檻，我就用它打她的嘴巴。

溫爵爺 你不會做出這種事情來。

溫德米爾夫人的扇子

溫夫人 你不知道我！（向右走。）

（巴克進。）

溫夫人 巴克！

巴克 是，夫人。

溫夫人 飯開在我自己屋裏。其實我不想吃飯。十點半鐘什麼事情都要齊備。巴克，今天晚上客人的名字你一定要報得清清楚楚。有時候你說得太快，我聽不出來。我極要把名字聽得清清楚楚，為的是不致於弄錯。

明白不明白，巴克？

巴克 是，夫人。

溫夫人 好啦！（巴克從中央出。向溫爵爺說。）阿塞，如果那個女人到這兒來——我警告你——

溫爵爺 瑪格瑞，你要害我們了！

溫夫人 我們！從今以後，我的生命跟你的分開了。不過如果你想免得當衆出醜，趕緊寫信給這女人，告訴她我不許她到我這兒來！

溫爵爺 我不肯——我不能——她非來不行！

溫夫人 既然如此，我就一定照著我剛說過的話做。（向右走。）

你不給我第二條路走。（從右方出。）

溫爵爺 （在後頭叫她。）瑪格瑞！瑪格瑞！（一停頓。）天啊！教我怎麼辦呢！我不敢告訴她這個女人實在是誰。那要活活把她羞死。

（倒在一張椅子裏，雙手蒙著臉。）

溫德米爾夫人的扇子

四十四

(幕下。)

第二幕

佈景——溫爵爺家裏的會客室。右上門通著跳舞室，室內

正在奏樂。左門一，客人正從那裏走進來。左上門通著

一個平臺，燈火通明，并有櫻欄同花。屋子裏擠滿了客

入。溫夫人正在接待他們。

公爵夫人（從中央走上去。）真怪，溫德米爾爵爺不在這兒。霍潑先

生亦晚得很。你把那五次跳舞給他留著呢，愛葛色！（走下來。）

愛小姐 是，媽媽。

公爵夫人（坐在沙發上。）讓我看你的跳舞名單。我很喜歡，溫德米

溫德米爾夫人的扇子

四十五

耐夫人又用起名單來了。有了這件東西，做母親的才可以放心。你這不懂事的小寶貝！（挖掉兩個名字。）規矩的女孩子永不應該跟這種年輕子弟們跳舞！讓人家看著太不像樣子！末後兩次跳舞你一定要跟霍潑先生一塊兒到外頭平臺上去。

（鄂先生同溥夫人從跳舞室裏進來。）

愛小姐 是，媽媽。

公爵夫人（搵扇子。）那兒涼爽得很，。

巴克 庫潑庫潑夫人。司忒斐爾得爵夫人。傑姆斯羅意斯頓爵爺。蓋伯克利先生。（這些人依次進來。）

鄧先生 你好啊，司忒斐爾得夫人。我想今天大概是這個節的末次跳舞會了罷？

司夫人 大概是的，鄧備先生。這個節有趣得很，是不是？

鄧先生 有趣極啦！你好啊，公爵夫人。我想今天大概是這個節的末次跳舞會了罷？

公爵夫人 大概是的，鄧備先生。這個節沉悶得很，是不是？

鄧先生 悶得要命！悶得要命！

庫夫人 你好啊，鄧備先生。我想今天大概是這個節的末次跳舞會了罷？

鄧先生 喔，我想不見得。亦許還有兩次呢。（踱回溥夫人那兒去。）

巴克 羅佛先生。傑得布羅爵夫人同葛拉罕小姐。霍潑先生。（這些人

依次進來。）

霍先生 你好啊，溫德米爾夫人？你好啊，公爵夫人？（向愛小姐鞠躬。）

公爵夫人 好霍潑先生，你來得這麼早。我們都知道你是倫敦城裏怎麼樣的一個紅人兒。

霍先生 好地方，倫敦！倫敦的人不十分像夕得尼地方的人那麼排外。

公爵夫人 啊！我們知道你的聲價，霍潑先生。我們盼望像你這樣的人能多有幾個，人生可以舒服得多。你知道不知道，霍潑先生，愛葛色跟我都把澳洲喜歡得什麼似的。有那麼些小巧可愛的更格盧飛來飛去，那地方一定好看得很。愛葛色在地圖上找著過的。它的樣子才古怪呢！活像一隻裝東西的箱子。然而它却是個新地方，是不是？

霍先生 它難道不是跟別的地方一塊兒造出來的嗎，公爵夫人？

公爵夫人 你好聰明，霍潑先生。你有一種獨有的聰明。現在我不拉著你

了。

霍先生 但是我想跟愛葛色小姐跳舞，公爵夫人。

公爵夫人 喔，我「希望」她還有一次剩著？你還有一次跳舞剩著嗎，愛葛

色？

愛小姐 是，媽媽。

公爵夫人 就是底下這次嗎？

愛小姐 是，媽媽。

霍先生 肯賞臉嗎？（愛小姐鞠躬。）

公爵夫人 記著小心我這小話匣子，霍潑先生。（愛小姐同霍先生走進

跳舞室。）

(溫爵爺從左邊進。)

溫爵爺 瑪格瑞，我有話跟你說。

溫夫人 等一等。(樂聲停止。)

巴克 奧格司忒司洛頓爵爺。

(奧爵爺進。)

奧爵爺 你好，溫德米爾夫人。

公爵夫人 傑姆斯爵爺，你願意帶我到跳舞室裏去嗎？剛才奧格司忒司跟

我們一塊兒吃的飯。現在我實在不願意再跟他在一塊兒了。(傑爵爺

把胳膊遞給她，擁著她走進跳舞室。）

巴克 阿瑟博登先生同夫人。配士利爵爺同夫人。達林頓爵爺。（這些人依次進來。）

奧爵爺 （走近溫爵爺。） 我專有話跟你說：好孩子。我憔悴得不成樣子了。我知道我外面看不出來。我們男人沒有一個心裏怎麼樣外面看得出來的。這亦算是一樁該死的好處。我想打聽的是底下這幾件事。她是誰？她從那兒來的？爲什麼她沒有什麼撈什子的親戚？討厭東西，那些親戚們！然而有了他們，一個人顯著體面。

溫爵爺 你大概是在那兒說退林夫人。半年前我才認識她。從前我不知道有她這樣一個人。

奧爵爺 從那以後你常跟她見面。

溫爵爺（冷冷的。）不錯，從那以後我常跟她見面。我剛才還看見她呢。

奧爵爺 哈哈！那些女人都很看不起她。我今天晚上跟愛瑞貝拉在一塊兒吃的飯。哼！可惜你沒有聽見她說邁林夫人的話。她罵得她體無完膚：

：（私語。）貝呂克和我對她說，那個沒有什麼大要緊，因為所說的那個女人的身材一定極漂亮。可惜你沒有看見愛瑞貝拉的神氣！……然而，喂，好孩子。我不知道把邁林夫人怎麼樣才好。哈哈！我亦許可以娶她；她對我那種愛理不理的樣子。並且她聰明透啦！樣樣事情她都能解釋。哈哈！她還解釋你呢。她解釋了你許許多多的話——並且各不相同。

溫爵爺 我跟邁林夫人的交情是用不著解釋的。

奧爵爺 哼！喂，老朋友。你看她會不會走進這個該死的所謂交際社會？

你肯不肯把她介紹給你的夫人？閃閃爍爍是不中用的。你肯做不肯做？

溫爵爺 邁林夫人今天晚上要到這兒來的。

奧爵爺 你的夫人發了一份請帖給她？

溫爵爺 邁林夫人接了一份請帖。

奧爵爺 那麼，她不要緊了，好孩子。然而從前你爲什麼不告訴我？否則
可以省掉我一大些要命的麻煩跟誤會！

（愛小姐跟霍先生走過，由左上門到平臺上去。）

巴克 西夕爾葛拉罕先生！（西先生進。）

西先生（向溫夫人鞠躬，走過去，跟溫爵爺拉手。）你好，阿瑟。爲什麼你不跟我問好？我喜歡人家跟我問好。這顯得大家都關心我的身體。今天晚上我可很不舒服。跟家裏人在一塊兒吃的飯。不明白爲什麼自己家裏的人總是那麼討厭。我父親吃過晚飯就講道德。我對他說，像他那點年紀應該明白一點了。然而我的經驗是，一個人一到可以明白一點的年紀，他就什麼都不明白了。赫羅，忒辟！聽說你又快結婚啦；我還以爲你那個玩意兒玩厭了呢。

奧爵爺 你真無聊，我的好孩子，真正無聊！

西先生 提起這件事，忒辟，究竟是那一樣對？你是結婚了兩次離婚了一次呢，還是離婚了兩次結婚了一次？我猜你是離婚了兩次結婚了一次。似乎這個可靠得多。

奧爵爺 我的記性壞得很。我實在不記得是那一樣了。（向右走開。）

博夫人 溫德米爾爵爺，我有句極要緊的話問你。

溫爵爺 對不起——請你原諒——我還有事要找我的夫人。

博夫人 你千萬別想做這種事情。如今最危險的是，丈夫當著大家的面對他妻子獻殷勤。人家看著總以為在沒有人的時候他就打她。現在的人對於像夫婦和睦這一類的事情弄得不敢深信了。亦罷，吃晚飯的時候我再告訴你罷。（向跳舞室門走去。）

溫爵爺 （中央。） 瑪格瑞，我「一定」要跟你說句話。

溫夫人 你肯不肯替我拿著我的扇子，達林頓爵爺？謝謝你。（向他走下來。）

溫爵爺 （向她走過去。） 瑪格瑞，飯前你說的話當然不會做出來罷？

溫夫人 那個女人今天晚上不到這兒來！

溫爵爺 (中央右部。) 溫林夫人要到這兒來的，如果你一麻煩或是得罪她，你就要替我們倆丟臉惹亂子了。記著這句話！啊，瑪格瑞！祇要相信我！做妻子的應該相信她的丈夫！

溫夫人 (中央。) 倫敦城裏滿都是相信她們丈夫的女人。那等女人我們總認得出來。她們帶著十分不快活的樣子。我不打算做那麼一個女人。
(走上去。) 溫林頓爵爺，請你把扇子還我，好不好？謝謝你：
：一件有用的東西，一把扇子，對不對？：：今天晚上我用得著一個朋友了，溫林頓爵爺。我沒有想到這麼快我就用得著他。

溫爵爺 溫德米爾夫人啊！我早知道這個日子總有一天會來的；不過爲什麼今天晚上呢？

溫爵爺 我「要」告訴她。非告訴她不可。如果鬧出什麼亂子來，那可不了。
瑪格瑞——

巴克 溫林夫人。（溫林夫人進來，打扮得十分漂亮，十分尊嚴。溫夫人抓緊她的扇子，隨後又把它掉在地上。她冷冷的向溫林夫人鞠了一個躬，溫林夫人却很親熱的還了一個禮，然後翩然入室。）

達爵爺 你的扇子掉啦，溫德米爾夫人。（把它檢起來，遞給她。）

溫林夫人（中央。） 又見面啦，你好啊，溫德米爾爵爺？你的夫人多麼漂亮！真是一個畫裏的美人兒！

溫爵爺（低聲。） 你來得鹵莽極了！

溫林夫人（含笑。） 這是我一生最聰明的事情。說起來，今天晚上你一定得很殷勤的待我。我怕那些女人。你要替我介紹幾個。男人我總可以

對付。你好啊，奧格司忒司爵爺？近來你很冷淡我。自從昨天以後我還沒有見過你呢。恐怕你這人沒有良心。人人都這麼對我說。

奧爵爺（右方。）真是，溫林夫人，讓我解釋給你聽。

溫林夫人（中央右部。）不必，好奧格司忒司爵爺；你什麼事都不會解釋，這是你最可愛的地方。

奧爵爺 啊！如果你覺得我可愛，溫林夫人——（兩個人聚談起來。溫

爵爺踢跣不安的在屋子裏走來走去，注意著溫林夫人。）

達爵爺（向溫夫人。）你的臉色好灰白！

溫夫人 胆小的人總是灰白的。

達爵爺 你似乎精神疲弱得很。到外頭平臺上去罷。

溫夫人 好。（向巴克。）巴克，把我的外套拿出去。

邊林夫人（向她走過來。）溫德米爾夫人，你們平臺上的燈點得多麼好看啊。我看著想起羅馬的多利阿親王府來了。（溫夫人冷冷的灣了一灣腰，同達爾爺走了出去。）喔，你好啊，葛拉罕先生？那是令姑母傑得布羅夫人不是？我真想認識她。

西先生（躊躇為難了一會兒。）鬆，當然可以。開羅林姑母，我替你介紹邊林夫人。

邊林夫人 跟你見面，真叫我高興，傑得布羅夫人。（靠近她在沙發上坐下。）令姪跟我是好朋友。我極喜歡他的政治事業。我想他將來一定會大大的得意。他的思想像一個守舊黨，說話像一個急進黨，這是如今頂要緊的事情。並且他的談鋒又這麼好。不過我們都知道那個是誰道傳給他的。愛蘭戴爾爺昨天在公園還跟我說呢，葛拉罕先生的口才幾

乎趕得上他姑母的那麼好。

傑夫人（右邊。）承你這麼誇獎，感激得很！（溫林夫人笑了一笑，

繼續談下去。）

鄧先生（向西先生。）你替溫林夫人在傑得布羅夫人面前介紹過了嗎？

西先生沒有法子，我的老朋友。簡直自己做不動主。那個女人想做什麼，就有本事教人家做什麼。究竟怎麼一回事，那可不明白。

鄧先生但願她不要跟我說話！（踱到溥夫人那邊去。）

溫林夫人（中央，向傑夫人。）星期四？一定奉陪。（站起來，跟

溫爵爺談話，大笑。）跟這班老太太們勉強周旋真正討厭死人。可是她們又非要這樣不行。

溥夫人（向鄧先生。）那個衣服很講究跟溫德米爾說話的女人是誰？
鄧先生一點兒影子都沒有。看著像一部法國下流小說的精裝本，專預備在英國賣的。

邊林夫人可憐兒的鄧備當真跟溥林代爾夫人是這種樣子？我聽說她把他小器得要死。今天晚上他好像不急着跟我說話似的。大概是他怕她。那些黃臉婆子的脾氣才利害呢。你知道嗎，我想先跟你跳舞，溫德米爾。

（溫爵爺咬著嘴唇，繃緊眉頭。）怕奧格司忒司爵爺小器。奧格司忒司爵爺！（奧爵爺走下來。）溫德米爾爵爺一定要我先跟他跳舞，司爵爺！
既然是在他家裏，我不好意思不答應。你知道我心裏真巴不得跟你跳舞呢。

奧爵爺（深深一躬。）但願我能這麼想，邊林夫人。

溫林夫人 你心裏早明白透啦。我想一個人就是跟你跳舞一輩子，還是覺得有趣的。

奧爵爺（把手攔在自己的白背心上。）多謝，多謝。你真是一個最使人拜倒的女子！

溫林夫人 說得多好！又簡括，又懇切！我正愛聽這種話。好罷，你給我拿著花兒。（扶著溫爵爺的胳膊走向跳舞室。）啊，鄧備先生，你可好？對不起得很，你連來三次，我都不在家。星期五請過來吃早飯。

鄧先生（十分冷淡。）遵命。（溥夫人怒視鄧先生。奧爵爺拿著花跟著溫林夫人和溫爵爺走進跳舞室。）

溥夫人（向鄧先生。）你真是個畜生！你的話我一句亦信不得！爲什麼你告訴我你不認識她？連著去看她三次那是什麼意思？你不許到那兒

去吃飯；不用說得，你心裏自然明白？

鄧先生 我的好羅拉，我連去的夢都不做！

溥夫人 你還沒有告訴我她叫什麼名字呢！她是誰？

鄧先生（微微咳嗽，理理頭髮。）她是一個退林夫人。

溥夫人 「那個」女人！

鄧先生 正是，大家都是這麼稱呼她。

溥夫人 多麼有趣！有趣極啦！我倒要仔仔細細聽她一聽。（走到跳舞

室門口，往裏瞧。）我聽見過人家說她的極難聽的話。他們說她在那

兒害溫德米爾呢，可憐。溫德米爾夫人那麼一個懂道理的人會把她請來

！多麼好笑！一個好到極點的女人才幹得出傻到極點的事情。星期五你

去吃飯罷！

鄧先生 爲什麼？

溥夫人 因爲我要你帶著我丈夫一塊兒去。近來他殷勤得簡直討人嫌。現在這個女人正對他的胃口。祇要她肯，他自然會整天伺候著她，不來麻煩我了。我告訴你，這種女人用處最大，她們可以成就別人的婚姻。

鄧先生 你真是叫人莫名其妙！

溥夫人（瞧著他。） 我但願「你」是！

鄧先生 我是——對於我自己。世界上的人中間我祇想明白我自己；不過

我覺得目前還沒有這種機會。（他們走進跳舞室，溫夫人同達爵爺從

平臺上進來。）

溫夫人 不錯。她到這兒來真是豈有此理，使人下不去。現在我明白今天下午你說的意思了。爲什麼那時候你不直捷了當的告訴我？你應該告

訴我。

達爾爺 那時候我不能。一個男人不使談別的男人這些事情。不過如果我早知道他要逼你今天晚上把她請來的話，我想我就會告訴你了。那種欺負無論如何你不至於受著了。

溫夫人 我沒有請她。他非要她來不可——我說好不行——說歹亦不行。喉，這所房子已經弄髒了！我覺得她跟我丈夫跳舞的時候，個個女客都在那兒瞧不起我。我幹了什麼事該受這種氣？我把我的性命給了他。他拿了——用了——糟蹋了！我自己覺得丟了臉；可是我沒有膽量——我是一個無用東西！（在沙發上坐下。）

達爾爺 假使我沒有看錯你這人的話，我知道你不能跟這樣待你的一個男人在一塊兒過日子的。你跟他在一塊兒過的是什麼日子？你會覺得他一

天到晚在那兒對你撒謊。你會覺得他的眼色是假的，他的聲音是假的，他的接觸是假的，他的感情是假的。他跟別人鬧膩了的時候才來找你，你不能不逗他高興。他心在別人身上的時候來找你，你不能不哄他歡喜。你不能不替他掩飾真情，遮蓋祕密。

溫夫人 你說得不錯——你說得一點兒都不錯。然而叫我到那兒去呢？你說過你願意跟我做朋友，達林頓爵爺。——告訴我，我應該怎麼辦？現在做我的朋友罷。

達爵爺 男女之間，說不上什麼友誼。有情欲，有仇恨，有崇拜，有戀愛，獨獨沒有友誼。我愛你——

溫夫人 不，不！（站起來。）

達爵爺 是的，我愛你！你看你比看世界上什麼東西都貴重。你丈夫給你

的什麼？沒有什麼。他把自己整個兒都給了這個混帳女人了，硬要你認識她，叫她到你家裏來，當著大家的面羞辱你。我把性命交給你——

溫夫人 達林頓爵爺啊！

達林頓 我的性命——我整個兒的性命。拿著罷，你想把它怎麼樣就怎麼樣……我愛你——我從來沒有愛別人像愛你這麼利害。當初我一見面就愛你，愛得你什麼似的，神魂顛倒，如瘋如狂。那時候你不知道——現在你知道了！今天晚上就離開這所房子。我並不說人家的說話沒有關係，或者交際場中的議論沒有關係。他們很有關係。他們的關係大得很。不過有時候一個人一定要打主意究竟是整個兒完全做自己的人呢，還是遷就了假仁假義的社會敷衍著去過那種虛偽，浮淺，下賤的日子。現在你面前就是這麼一個時候。打主意罷！喔，我的愛，打主意罷！

溫德米爾夫人的扇子

六十七

溫夫人（慢慢的離開他，瞪著眼睛瞧他。）我沒有這個膽量。

達博爺（跟著她。）你有，你有這膽量。你亦許會受半年的痛苦，甚至

於半年的羞辱，不過一旦你不用他的姓，用了我的姓，就什麼事都沒有
了。瑪格瑞，我的愛，我的妻子，你將來總有一天是的——一點都不錯

，我的妻子！你是知道的！現在你是什麼？你的正常地位被這個女人佔
去了。喔，走啊——昂著頭，含著笑，放著膽從這兒走出去。倫敦的人
都會知道你爲什麼走的。誰會來責備你？一個人都不會。就算會，有什
麼要緊？錯？什麼是錯？一個男人爲了一個不要臉的女人丟下他的妻子
，那才是錯。一個女人這麼受了她丈夫的羞辱還跟著他，那才是錯。你
有一次說過你對於事情不肯遷就。現在亦不要遷就。膽大一點！自己作

主！

溫夫人 我不敢自己作主。讓我想一想！讓我等一等！我丈夫亦許會回心向我。（在沙發上坐下。）

達爾爺 你就肯容納他！你不是我從前看你的那個人了。你跟尋常女人一點兒都沒有分別。你寧可什麼都忍受，就是不肯挨那班誇獎你你都不稀罕的人的罵。再過一個星期你就要跟這個女人一塊兒坐著車逛公園了。她從此是你家常來的客人——你的最親密的朋友。你寧可什麼都忍受，就是不肯一刀兩段劈碎這個害人的圈套。你說得不錯。你沒有膽量；一點兒都沒有！

溫夫人 啊，讓我慢慢兒想一想。現在我不能回覆你。（張皇的用手摸摸前額。）

達爾爺 一定要現在，不然就索性不必。

溫夫人（從沙發上站起來。）那麼就索性不必罷！（停頓。）

達爾爺 你弄碎了我的心！

溫夫人 我的心已經碎了。（一停頓。）

達爾爺 明天我就離開英國。這是我末一次瞧見你了。你永遠再看不見我

了。我們兩個人的生命碰過了一碰——心靈印過了一印。以後他們再要相碰相印就永遠不能了。再見罷，瑪格瑞。（出去。）

溫夫人 我在世界上好寂寞啊！寂寞死人了！（樂聲止。公爵夫人同溥

爵爺又說又笑的進來。別的客人亦從跳舞室裏出來。）

公爵夫人 瑪格瑞，我剛才跟邁林夫人談得好暢快。今天下午我不該對你

說她那些話。如果「你」肯請她，不用說她一定靠得住。一個極漂亮的女子，人情世故上頭亦很有見解。她告訴我她極不贊成人家婚嫁兩次，所

以我很替奧格司忒可放心了。我想不出爲什麼人家要說壞她。這是我自己那些可恨的姪女們——那些薩微爾女孩子——她們老說人家的壞話。不過我還是要到洪堡去，我真要去。她太漂亮了一點兒。可是愛葛色那兒去啦？喔，她在那兒。（愛小姐同霍先生由左上門裏從平臺上進來。）霍泊先生，我很不答應你。你把愛葛色帶到外頭平臺上去，她的身子嬌弱得利害。

霍先生（中央左部。）對不起極啦，公爵夫人。我們出去了一會兒，在一塊談談天。

公爵夫人（中央。）啊，談那寶貝的澳洲，是不是？

霍先生 正是。

公爵夫人 愛葛色，寶貝！（招她過去。）

溫德米爾夫人的扇子

七十一

愛小姐 是，媽媽！

公爵夫人（私語。） 霍泊先生已經明明白白的——

愛小姐 是，媽媽。

公爵夫人 你怎麼回答他的，好孩子？

愛小姐 是，媽媽。

公爵夫人（親熱的樣子。） 我的好孩子！你說的話總是得當的。霍泊

先生！傑姆斯！愛葛色什麼都告訴我啦。你們倆瞞人瞞得好聰明。

霍先生 這麼說起來，你是許我把愛葛色帶到澳洲去了，公爵夫人？

公爵夫人（生氣。） 到澳洲去？喔，再不要提起那個粗鄙不堪的地

方。

霍先生 不過她說她願意跟我去。

公爵夫人（正言厲色。）你是那麼說的嗎，愛葛色？

愛小姐是，媽媽。

公爵夫人 愛葛色，你說的話傻透啦。我覺得在格羅納街住着總還衛生

一點。雖然那條街上住着好些俗不可耐的人，然而無論如何總沒有討厭
巫的更格盧滿地上爬來爬去。不過那個我們明天再談就是。傑姆斯，你把

愛葛色帶走罷。明天你當然來吃早飯，傑姆斯。一點半，不是兩點了。

我知道公爵要跟你說幾句話。

霍先生 我很想跟公爵談一談，公爵夫人。他還沒有跟我說過一句話呢。

公爵夫人 我想他明天有許多話要跟你說呢。（愛小姐同霍先生一塊兒

出去。）現在我們再會罷，瑪格瑞。恐怕還是那一套老調子。愛——

不是見面就愛，而是等到末了才愛，這樣越發的顯得美滿。

溫夫人 明天見，公爵夫人。

（公爵夫人扶着溥爵爺的胳膊出去。）

溥夫人 我的好瑪格瑞，剛才跟你丈夫跳舞的女人長得多麼漂亮！如果我做了你，我要妬忌死啦！她是你的好朋友嗎？

溫夫人 不是！

溥夫人 真的嗎？明天見。（瞧瞧鄧先生，出去。）

鄧先生 霍潑那個小伙子的舉動真討厭！

西先生 啊，霍潑本是個不懂規矩的上等人，我知道的一種最不像樣的上等人。

鄧先生 懂道理的女人，溫德米爾夫人。許多做妻子的都不會讓遏林夫人到這兒來的。可是溫德米爾夫人獨有那種如今不常有的常識。

西先生 溫德米爾知道，一樁糊塗的舉動最像天真爛漫。

鄧先生 不錯；溫德米爾現在變得很快了。真沒有想到他會這樣。（向溫夫人行了一個禮，出去。）

傑夫人 明天見，溫德米爾夫人。遏林夫人這個女人多麼可愛！星期四她要來吃早飯。你亦高興來嗎？我還邀着僧正跟默頓夫人。

溫夫人 恐怕我分不開身了，傑得布羅夫人。

傑夫人 不巧得很。走罷，寶貝。（傑夫人同她女兒葛拉罕小姐出去。）

（遏林夫人同溫爵爺進來。）

溫德米爾夫人的扇子

七十五

溫林夫人 真是盛會！使我回想起當年的舊事來了。（在沙發上坐下。

）我覺得現在交際場中的傻子還是像從前一樣多。可喜什麼東西都沒有改樣子！除掉瑪格瑞。她長得好看極啦。上次我看見她的時候——二十年前，她還是個裹在絨布裏的醜東西。真是醜極啦。那位好公爵夫人！那位可愛的愛葛色小姐！我正喜歡那種女孩子！喂，當真，溫德米爾，如果我做了公爵夫人的弟媳婦——

溫爵爺（坐在她左邊。）不過你是——？

（西先生同其餘的客人出去。溫夫人帶着鄙夷同難過的神氣留意著溫林夫人同她丈夫。他們不知道她在旁邊。）

邊林夫人 喔，是的！他明天十二點鐘來。今天晚上他本想開口的。其實他已經開過口了。他說個不休。可憐的奧格司忒司，你知道他一句話總要說好幾遍。這脾氣真壞！不過我對他說明天我才能回覆他。不用說得我預備答應他。就着做妻子而言，我敢說我要替他做一個出色的妻子。奧格司忒司爵爺很有許多好處。幸而他的好處都在表面上。好處正該露在外面才對。不消說得，這件事情我一定要你幫忙。

溫爵爺 莫非教我去鼓勵奧格司忒司，是不是？

邊林夫人 喉，不是！鼓勵有我呢。不過你要給我一筆數目好看一點的款子，你肯不肯？

溫爵爺（皺眉。） 今天晚上你要跟我談的就是這件事情嗎？

邊林夫人 是的。

溫爵爺（不耐煩。） 我不願意在這兒談。

邊林夫人（大笑。） 那麼我們到平臺上去談。就是辦事情亦應該有個好景緻做陪襯。你說對不對，溫德米爾？有了一個好陪襯，女人什麼事都能做。

溫爵爺 明天不行嗎？

邊林夫人 不行；你想，明天我要答應他了。我想如果我能告訴他——唔，怎麼說好？——說我每年有二千鎊進款，是一個遠房本家——或者是第二個丈夫——再不就是說像這樣一類的一個遠親留下來的，倒亦很好。這樣豈不格外使人聽着上眼？現在你面前放着一個巴結我的好機會，溫德米爾。不過你巴結人的手段不大高明。亦許瑪格瑞不鼓勵你學這種

好脾氣。這是她的一個大錯。男人嘴裡一不說漂亮的話，他們心裏亦就不想漂亮的事了。不過正經說，二千鎊你看怎麼樣？二千五百鎊，我想。現在的世界，最要緊是有富餘。溫德米爾，你覺得這世界是個極有味兒的地方嗎？我覺得是的！

（同溫僑爺走到外頭平臺上去。跳舞室裏奏起樂來。）

溫夫人 此地再住不下去啦。今天晚上有個愛我的男人願意把他的性命給我。我沒有要它，那是我錯了主意。現在我願意把我的給他。我要把我的給他。我要去找他！（穿上外套，走到門口，又轉身回來。在桌前坐下，寫信，把信裝在信封裏，留在桌子上。）阿瑟從來沒有明白過

我這個人。看了這封信他就明白了。現在他想怎麼做就可以怎麼做了。我自己的辦法，我覺得不但妥當，并且正當。破壞姻婚約束的是他——不是我。我破壞的不過是它的縛束。（出去。）

（巴克從左邊進來，向著右邊跳舞室穿行。溫林夫人進來。）

溫林夫人 溫德米爾夫人在跳舞室裏嗎？

巴克 夫人剛出去。

溫林夫人 出去了？她不在平臺上？

巴克 不在，夫人。爵夫人剛出門。

溫林夫人 （吃驚，莫名其妙的瞧著那底下人。） 出門？

巴克 是的，夫人——爵夫人吩咐我桌子上有封信是她留下給爵爺的。

遇林夫人 有封給溫德米爾爵爺的信？

巴克 是的，夫人。

遇林夫人 勞你駕。（巴克出。跳舞室樂聲停止。）出了她的大門！

有封信給她丈夫的！（走到書桌旁邊，瞧瞧信。把它拿起來，一陣害

怕又把它攔下。）不至於，不至於！不會有的事情！人生的傷心事情

不會這麼重複循環！喔，爲什麼我無端想起了這可怕的念頭？爲什麼現

在我偏偏記著我生平最願意忘的那一個時候？人生的傷心事情是這麼

重複循環的嗎？（撕開信一看，十分難受的倒在一張椅子裏。）喔

，真可怕！就是二十年前我寫給她父親的話！爲了那個我受的罪多麼利

害！那都不算；我受罪，我真正受罪，是今天晚上，是現在！（仍坐

在右方。)

(溫爵爺從左上門進。)

溫爵爺 你辭別過我妻子沒有？ (到中央。)

溫林夫人 (把信團在手裏。) 辭別過了。

溫爵爺 她在那兒？

溫林夫人 她疲倦極啦。已經睡啦。她說有點頭痛。

溫爵爺 我要去瞧瞧她。我想失陪一會兒？

溫林夫人 (慌忙站起來。) 喔，不要走！沒有什麼了不得的事情。她

不過是疲倦極啦，沒有別的。況且飯廳裏還有客人。她要你去替她對他

們抱歉。她說不願意有人去驚動她。（把信掉在地上。）她叫我告訴你一聲。

溫爵爺（檢起信來。）你掉了一點東西。

邊林夫人 喔；不錯，謝謝你，是我的。（伸手拿信。）

溫爵爺（還瞧著信。）不過這是我妻子的筆跡，是不是？

邊林夫人（趕快把信接過來。）不錯，這是——一個通信處。我想請

你叫他們給我套車，可以不可以？

溫爵爺 不消說得。（左行，出去。）

邊林夫人 謝謝。叫我怎麼辦？叫我怎麼辦？我覺得心裏有一種以前從來沒有嘗過的新情味。這是怎麼一會事？女兒千萬像不得她母親——那太可怕了。我怎麼救她？我怎麼救我的孩子？一次失足可以誤盡終身。那

個還有誰比我明白？一定要把溫德米爾打發出門；這是頂要緊的一步。
(左行。)
可是怎麼下手呢？無論如何總要想法子做到才行。啊！

(奧爵爺從右上門進來，拿著花兒。)

奧爵爺 好太太，我心焦得不成樣子！你能給我一個回覆不能？

溫林夫人 奧格司忒司爵爺，聽我說。你馬上把溫德米爾爵爺帶到你們俱

樂部裏去，絆住他不放他走，時候越長久越好。明白不明白？

奧爵爺 不過你說過要我早睡覺！

溫林夫人 (心慌意亂。)
照著我的話做。照我的話去做。

奧爵爺 我的謝儀呢？

馮林夫人 你的謝儀？你的謝儀？喔！明天問我就是。不過今天晚上不許放鬆溫德米爾爵爺。如果你放鬆了他，休想我饒你。我就永不再理你了。從此跟你斷絕往來。記著，把溫德米爾拉住在你們俱樂部裏，今天晚上不許他回來。（出去。）

奧爵爺 其實我已經可以算是她的丈夫了。實在可以了。（迷迷癡癡的跟著她。）

（幕下。）

溫德米爾夫人的扇子

八十六

第三幕

佈景——達爾爺的屋子。右方火爐前一張大沙發。臺後有

幔張在窗前。左右各有門。右桌上放著筆墨文具。中央

桌上放著汽水瓶，玻璃杯，同譚他勒司吸水杯。左桌上

有雪茄同紙烟盒。燈點著。

溫夫人（站在火爐旁邊。）他爲什麼不來？這麼等著心裏害怕。他應

當在這兒。爲什麼他不在這兒說些有情的話把我的心弄一弄熱。我冷——

冷得像一個無情的東西一樣。這時候阿瑟一定看過我的信了。如果他

還把我放在心上，他自然會來追我，硬把我拉回去。但是他不把我放在

溫德米爾夫人的扇子

八十七

心上了。他讓這個女人纏住了，迷住了——管住了。如果一個女人想迷住一個男人，她祇消從他的壞處下手。我們把男人當神明看待，他們撇開我們不理。別人把他們當畜生，他們倒搖頭擺尾伏伏貼貼。做人多麼寒心！……喔！我到這兒來是瘋啦，簡直瘋極啦。然而我不知道那一樣壞些，俯首聽命於一個愛我的男人呢，還是忍氣吞聲做一個在家裏欺負我的男人的妻子？哪個女人知道？全世界哪個女人知道？不過他，那個我現在要託命的男人，能永遠愛我嗎？我給他帶了些什麼來？祇會說傷心話的嘴唇，哭壞了的眼睛，冰涼的兩隻手，冰涼的一顆心。我沒有給他帶什麼來。我一定要回去——不行；我不能回去，我的信已經把我送在他們掌握之中了——阿瑟不肯收留我了！那封致命的信！不！達林頓爵爺明天離開英國。我要跟著他去——我沒有別條路可走。（坐了一

會兒。然後又跳起來，穿上外套。）不行，不行！我要回去，阿瑟想把我怎麼樣就讓他怎麼樣罷。我不能在這兒等著。我來已經是瘋了。我一定要馬上就走。至於達林頓爵爺嗎——喔！他來啦！叫我怎麼辦？我對他說什麼好？他肯讓我走嗎？我聽說男人都是粗野的，可惡的……喔！（雙手蒙著臉。）

（邊林夫人從左方進來。）

邊林夫人 溫德米爾夫人啊！（溫夫人嚇了一跳，抬頭一看。然後很輕蔑的往後一退。）謝天謝地，我來得還不算遲。你一定要馬上回到你丈夫家裏去？

溫夫人 一定要？

溫林夫人 （威嚴的。） 正是，你一定要！一秒鐘都耽誤不得了。達林頓爵爺隨時都許回來。

溫夫人 別走近我。

溫林夫人 喔，你正在一髮千鈞的時候：你正在懸崖絕壁的邊上。你非立刻離開這塊地方不行。我的馬車在街口上等著呢。你趕緊跟著我坐車回家。（溫夫人脫下外套，扔在沙發上。） 你幹什麼？

溫夫人 溫林夫人——如果你不來，我倒要回去了。然而現在我一看見你，我心裏覺得世界上沒有東西可以引我回去跟溫德米爾爵爺在一塊兒過日子。我十分討厭你。看見了你，我心裏就怒氣直衝。我知道你是爲什麼來的。我丈夫打發你來哄我回去，爲的是好叫我遮掩你們兩個人那種

鬼鬼祟祟的關係。

邊林夫人 喔！不要那麼想——你不能那麼想。

溫夫人 回去找我丈夫罷，邊林夫人。他是你的，不是我的了。大概他恐怕出醜。男人都是膽小無用的東西。他們無惡不作，却怕人家說話。然而他還是小心些的好。他快要出醜了。他這個醜是倫敦幾年以來沒有過的。他不久就會看見他跟我的名字登在各種下流的報紙同混帳的傳單上了。

邊林夫人 不會——不會——

溫夫人 會，他會！如果他親自來了，老實說，我亦願意回去過你們給我預備下的那種含垢忍辱的日子——我剛才正要回去——可是他自己坐在家裏，打發你來替他傳信——喔！不要臉——不要臉！

溫德米爾夫人（中央。） 溫德米爾夫人，你把我冤屈得太利害了——你把你丈夫冤屈得太利害了。他不知道你在這兒——他以為你好好的在你自己家裏。他以為你睡在你自己屋子裏。你寫給他的那封瘋信他始終沒有看見！

溫夫人（右方。） 始終沒有看見！

溫林夫人 沒有——他一點兒都不知道。

溫夫人 你看得我好笨！（走近她。） 你在那兒說謊話哄我。

溫林夫人（隱忍。） 我沒有。我跟你說的是實話。

溫夫人 要是我丈夫沒有看信，你怎樣會來的？誰告訴我走出了那個你厚著臉皮推進去的家庭？誰告訴我我到那兒去的？我丈夫告訴你的，并且打發你來哄我回去。（向左穿行。）

邊林夫人（中央右方。）你丈夫始終沒有瞧見那封信。我——瞧見的，我拆開的。我——看的。

溫夫人（轉身向她。）你私拆我寫給丈夫的信？你不見得敢！

邊林夫人 敢！喔！爲了要從你在那兒掉下去的萬丈深淵裏把你救出來，世界上沒有事情我不敢做，簡直沒有。信在這兒。你丈夫始終沒有看見，並且永遠不許他看見。（走向壁爐。）這封信本不應該寫。（把信撕碎，扔在火裏。）

溫夫人（聲音容貌中間都含著無限輕蔑。）我怎麼知道你燒的就是我的信？你好像以爲頂平常的計策就可以把我哄過去！

邊林夫人 喔！爲什麼我說的話你一句都不信！你以爲我到這兒來除了想救你免得你因爲做了一個大錯弄得身敗名裂之外還有什麼別的用意？在

火爐裏正燒著的那封信」是「你的。我可以對你賭咒！

溫夫人（慢慢的。）你不讓我仔細瞧一瞧就想法子把它燒了。我不能相信你。你這人，一生都是假的，怎麼會說得出什麼真話來？（坐下。）

溫林夫人（著急。）你願意把我當個什麼人就當個什麼人——高興怎麼罵我就怎麼罵，可是回去要緊，回去找你那心愛的丈夫要緊。

溫夫人（怨恨。）我「並不」愛他！

溫林夫人 你愛他，並且你知道他亦愛你。

溫夫人 他不懂得愛是什麼。他跟你一樣的不懂——不過我知道你的用意把我弄了回去於你大有方便。哎喲！到那時候我過的是什麼日子！由著一個沒有心肝的女人，一個碰見都丟臉，認識更可恥的下流女人，一個

離開人家夫婦的女人，由著這樣一個女人去擺佈！

溫林夫人（絕望。） 溫德米爾夫人，不要說這些難聽

的話。你不知道這些話多麼難聽，多麼冤枉呢。聽我說，你一定要聽我說！祇要你肯回去找你丈夫，我允許你，以後我決不借著無論什麼題目跟他再有來往——永遠不再見他——永遠不再問他的或者你的事情。他給我錢花，不是因為愛我，是因為恨我，不是尊重我，是鄙棄我。我拿著他的那個把柄——

溫夫人（站起來。） 啊！你承認你拿著一個把柄！

溫林夫人 不錯，我來告訴你那是什麼。那就是他的一片愛你的心，溫德米爾夫人。

溫夫人 你想我相信你這句話？

溫德米爾夫人的扇子

溫林夫人 你非相信不可！這是真話。因為他愛你，所以他不能不忍受——

——嗟！你高興叫它什麼就叫它什麼，專制，威嚇，隨便什麼名字。然而這都是因為他愛你。他想免得你丟臉，正是，丟臉跟恥辱。

溫夫人 你這話什麼意思？你太不懂道理了！我跟你有什麼相干？

溫林夫人（謙恭。） 沒有相干。那個我知道——但是我告訴你，你丈

夫愛你——你今生說不定不會再碰見這種愛了——這種愛你永遠碰不見了——如果你把它輕輕扔掉，有一天即使你想它，人家亦不給你了，你求它，亦不能到手了——嗶！阿瑟愛你！

溫夫人 阿瑟？你不是說你們兩個人沒有什麼嗎？

溫林夫人 溫德米爾夫人，天在上頭，你丈夫沒有什麼對不起你的地方！

我——我告訴你說罷，要是我早想到你會疑心到這上頭，我寧可去死亦

不願意碰見你或是他——喔！去死，甘心去死！（走到右邊沙發旁。

溫夫人 你說話倒像有良心似的。像你這樣的女人是沒有良心的。良心不

在你身上。你是可以用錢買賣的。（坐在中央左部。）

溫林夫人 （吃驚，現出難受的樣子。又強自隱忍，走過溫夫人坐的這邊

來。她說話的時候兩只手向她張著，祇是不敢碰她。） 隨你把我當什

麼罷。我這人一刻亦不值得可惜。可是不夢為我糟蹋了你的如花似玉的

青春！你料不出什麼結果在那裏等著你，如果你不馬上離開這兒。你不

知道什麼是墮落，什麼是被人輕視，挖苦，唾棄，鄙夷——做一個大家

不齒的人！你到哪兒門都是關著，祇能從小路裏偷偷的爬進去，時時刻

刻提心吊膽怕把自己的真面目露了出來，並且整天的聽著笑聲，衆人的

慘酷的笑聲，比世界上所有流的眼淚還傷心的一件東西。你不知道那是什麼滋味，一個人犯了罪過要還債，還了再還，一輩子都還不清。你永不要知道那種滋味罷。至於我呢，如果難受可以消罪的話，那麼這時候我的罪孽都消盡了，不論它們從前是什麼；因為今天晚上你替一個原來沒有良心的人造了一顆心，造好了又弄碎了。但是這且不提。我亦許斷送了自己的一生，可是我不能讓你斷送你的。你——你才是個不懂事的閨女，祇怕到那時候沒有法子挽救。你還沒有那種女人自己回頭的魄力。你既沒有機警，又沒有膽量。你又受不住羞辱。使不得！回去找你丈夫，溫德米爾夫人，他愛你，你亦愛他。你有個孩子，溫德米爾夫人。回去找你那孩子，他就在這時候，或是笑或是哭，說不定正是那兒叫你呢。（溫夫人站起來。）天賜給你那個孩子。他要你好好的養活他

，用心照看他。如果爲了你就此斷送他的一生，你怎麼對得起天？回家去罷，溫德米爾夫人——你的丈夫愛你。他從來沒有一時半刻對你變過心腸。不過即使他外頭真有一千個相好，你一定要守著你的孩子。如果他對你發脾氣，你一定要守著你的孩子。如果他虐待你，你一定要守著你的孩子。如果他丟掉你，你應該跟著你的孩子。（溫夫人哭起來，

兩手蒙著臉。）（溫林夫人慌忙跑過去。）溫德米爾夫人！

溫夫人（對她張開兩隻手，怪可憐的，像個小孩子似的。）帶我回家。帶我回家。

溫林夫人（正要抱她。又強自忍住。臉上有一種異常快活的神氣。）走！你的外套呢？（從沙發上把它拿起來。）這兒呢。穿上快走！

（兩人走到門口。）

溫夫人 慢著！你沒聽見說話的聲音嗎？

邊林夫人 不是，不是。一個人都沒有。

溫夫人 有，有人！你聽！喔，那是我丈夫的聲音！他在那兒進來啦。救救我！喔，這是你們定下的計策！你叫他來的！（外頭說話的聲音。）

邊林夫人 不要作聲！我是來想法子救你的。不過恐怕來不及了！那兒！（指著窗前的幔。） 如果你有機會的話，一有機會就溜出去！

溫夫人 你呢！

邊林夫人 喔，不要管我。我去見他們。（溫夫人躲在幔後頭。）

奧爵爺 （在外頭。） 胡說，溫德米爾，你不准離開我！

邊林夫人 奧格司忒司爵爺！那麼我壞事了！（略一躊躇，四面一望

，瞧見右邊有門，就從那兒出去。）

（達爵爺，鄧先生，溫爵爺，奧爵爺，西先生一齊進來。）

鄧先生 真討厭，這時候他們就把我們趕出俱樂部來了！現在才兩點鐘。

（例在一張椅子裏。）晚上熱鬧的時候才起頭呢。（打呵欠，閉上眼睛。）

溫爵爺 達林頓爵爺，蒙你好意讓奧格司忒司硬拉著我們來打攪你，不過我恐怕不能多坐。

達爵爺 當真！真掃興！抽支雪茄，好不好？

溫爵爺 謝謝！（坐下。）

溫德米爾夫人的扇子

奧爵爺（向溫爵爺。）好孩子，你別想走。我有好些話跟你講，並且極重要。（跟他一塊兒在左桌旁坐下。）

西先生 喔，我們都知道是什麼事！忒辟除了講過林夫人不會有別的事！

溫爵爺 可是並不與你相干啊，西夕爾？

西先生 一點相干都沒有。所以我才覺得有味。我自己的事老把我討厭得要死。我甯可管別人的事。

達爵爺 喝點什麼，你們諸位。西夕爾，你要一杯威士忌蘇打？

西先生 謝謝。（跟達爵爺回到桌旁。）今天晚上溫林夫人漂亮得很，你說是不是？

達爵爺 我不是一個迷她的人。

西先生 我從前不是，現在却是。她當真叫我把他介紹給我那可憐的好姑

母開羅林。恐怕她還要到我姑母那兒去吃飯呢。

達爵爺（詫異。）不會罷？

西先生 她真要去。

達爵爺 對不起，諸位。明天我就要動身。現在要寫幾封信。（走到書

前桌坐下。）

鄧先生 聰明女子，邊林夫人。

西先生 喂，鄧備！我當你睡著啦。

鄧先生 我是睡著啦，我常是睡著！

奧爵爺 一個絕頂聰明的女子。她心裏明白我是怎麼樣一個大傻瓜——明

白得跟我自己一樣。（西先生走近他，大笑著，）啊！你愛笑祇管

笑，我的孩子，不過碰見一個知心識意的女人是一樁不容易的事情。

鄧先生 這是一樁極危險的情事。她們總是嫁你收場。

西先生 不過，忒辟，我以為你永遠不打算再見她了。一點都不錯，昨天

晚上在俱樂部裏你是這麼對我說的。你說你聽見——（低聲。）

奧爵爺 喔，那個她已經解釋明白了。

西先生 維司拔登那回事呢？

奧爵爺 她亦解釋明白了。

鄧先生 她的進款呢，忒辟？那個她說過沒有？

奧爵爺 （鄭重其事的。） 那個她預備明天說。（西先生回到中央桌

旁。）

鄧先生 商賈氣十足，如今的女人。老輩的女人想要風車轉，自然就把帽

子扔過去，可是，現在的女人真該死，要風車背轉她們才扔帽子。

奧爵爺 你想把她說成一個壞的女人。她其實不是！

西先生 噯！壞的女人使人麻煩。好的女人使人討厭。她們祇有這點分

別。

達爵爺 （噴著一支雪茄。） 邊林夫人是個有前程的人。

鄧先生 邊林夫人是個有故事的人。

奧爵爺 我喜歡有故事的女人。跟她們談話總是有趣得很。

西先生 你跟「她」談話的題目多得很呢，忒辟。（站起來，走近他。）

奧爵爺 你在那兒討厭起來了，好孩子；討厭得要命。

西先生 （兩隻手攔在他的肩膀上。） 喂，忒辟，你的丰采已經壞了，你

的品格已經壞了，不要把你的脾氣再弄壞了；要知道脾氣你祇有一個。

奧爵爺 我的好孩子，如果我不是倫敦脾氣頂好的人——

西先生 我們就更敬重你了，對不對，忒辟？（蹙眉。）

鄧先生 現在的後生真是荒唐。他們見了裝老的人一點兒都不知道敬重。

（奧爵爺含怒四顧。）

西先生 遏林夫人極敬重忒辟。

鄧先生 那麼遏林夫人給其餘的女人做了一個好榜樣。現在大多數的女人，除了她們自己丈夫之外，對待男人實在太不像樣。

溫爵爺 鄧備，你真可笑；西夕爾，你呢，順著嘴胡說。你不要管遏林夫人的閒事。你並不知道她那個人，你却常是說她的壞話。

西先生（走向中央左部他的旁邊。） 我的好阿瑟，「我」從來不說人家的壞話。我祇說人家的閒話。

溫爵爺 壞話跟閒話有什麼分別？

西先生 喔，閒話聽著可愛！歷史亦不過是閒話。然而閒話加上道德變得討人嫌了就是壞話。我可從來不談道德。一個談道德的男人大概是假道學，一個談道德的女人必定相貌平常。世界上再沒有比新教徒的良心不適宜于女人的東西了。幸而大多數女人都明白這層。

奧爵爺 正是我的意思，好孩子，正是我的意思。

西先生 不願意聽你這麼說，忒辟；無論什麼時候別人一贊成我的意見，我總覺得我一定是錯了。

奧爵爺 我的好孩子，我在你的年紀的時候——

西先生 可是你從來沒有到過我的年紀，忒辟，並且亦永遠不會到。（從中央走上去。）我說，達林頓，我們鬪鬪紙牌罷。你來不來，阿瑟

溫爵爺 不來，謝謝你，西夕爾。

鄧先生（嘆一口氣。） 唉！結婚怎麼這麼害人。它跟紙烟一樣的糟蹋人，並且貴得多。

西先生 你當然來的，忒辟？

奧爵爺（在桌上自己斟了一杯白蘭地蘇打。） 不能來，好孩子。我許下了邊林夫人不再鬥牌或者喝酒。

西先生 喂，我的好忒辟，不要讓人家騙到正路上去。一歸正，你這人就討厭極啦。這是女人最可惡的地方。她們老要別人學好。如果我們真學好了，她們碰見我們的時候，就一點兒都不愛我們啦。她們喜歡碰見我們是極不可救藥的壞人，等到我們做了極庸碌無味的好人之後，她們就丟下我們了。

達爾爺（從寫信的右桌上站起來。）她們確是總碰見我們是壞人！

鄧先生 我覺得我們不壞。我覺得除掉忒辟之外，我們都是好人。

達爾爺 不，我們都在泥溝裏，不過其中有幾個人伸著脖子在那裏瞧天上的星。（在中桌旁坐下。）

鄧先生 我們都在泥溝裏，不過其中有幾個人伸著脖子在那裏瞧天上的星？當真，今天晚上你風流得很，達林頓。

西先生 太風流啦！你一定愛上人了。那女孩子是誰？

達爾爺 我愛的那個女人身子不自由，或者她自己以為不自由。（說時不由自主的瞧了溫爾爺一眼。）

西先生 這麼說起來是個有夫之婦了！啊，天下沒有東西比得上出過嫁的女人那種待人的深情了。這種滋味娶過親的男人一點兒都嘗不著。

達爾爺 喔，她並不愛我。她是個正經女人。我一生祇碰見過她這樣一個正經女人。

西先生 你一生祇碰見過她這樣一個正經女人？

達爾爺 一點兒都不錯。

西先生（正點一支紙烟。） 啊，你運氣真好！嘿，正經女人我可碰見過好幾百。我好像除掉正經女人不會碰見別種女人似的。世界上到處塞滿了正經女人。認識她們是一個中等教育。

達爾爺 這個女人又純潔又天真。我們男人丟了的好處她都有。

西先生 我的朋友啊，我們男人要了純潔跟天真究竟有什麼用處？一個式樣想得好的鈕孔用處比它大得多呢。

郭先生 她並不真愛你，這麼說起來？

達爵爺 不，她不愛我！

鄧先生 恭喜恭喜，我的好朋友。這個世界上祇有兩樁傷心事。一樁是想的東西到不了手，還有一樁是想到了手。比較起來第二樁壞得多，是一樁真正傷心的事情！不過聽說她不愛你，我倒很高興。西夕爾，一個不愛你的女人，你能愛她多少時候？

西先生 一個不愛我的女人？喔，我能愛她一輩子！

鄧先生 我亦能。不過碰見這麼一個女人好不容易。

達爵爺 你怎麼這麼驕傲，鄧備？

鄧先生 我說這話不是驕傲。我說這話是悔恨。從前人家像瘋子似的愛過我。我不願意這樣子。討厭極啦。我盼著自己時常能夠騰點工夫出來。

奧爵爺 (四面一瞧。) 騰點工夫出來教育教育自己，是不是。

鄧先生 不是，騰點工夫出來把我所有會的東西統統忘掉。這個要緊得多，好忒辟。（奧爵爺在椅子裏輾轉不安。）

達爵爺 你們這些玩世的人！

西先生 什麼叫玩世的人？（坐在沙發背上。）

達爵爺 一個祇知道東西的行市而不知道東西的價值的人。

西先生 達林頓，癡情的人恰是相反，東西的價值他件件估得過頭，東西的行市他却一件都不知道。

達爵爺 你總招我好笑，西夕爾。你說話倒像是個有閱歷的人。

西先生 我本就是。（走到火爐前面。）

達爵爺 你的年紀太輕！

西先生 你大錯了。閱歷是一個人生的本能問題。我有。忒辟就沒有。忒

把自己的錯處叫作閱歷。不過如此而已。（奧爵爺生氣四而一望。

鄧先生 人人都把他們的錯處叫作閱歷。

西先生（背向火爐站著。） 人不應該犯錯處。（看見溫夫人的扇子在沙發上。）

鄧先生 沒有錯處，人生就乏味極了。

西先生 不用說，達林頓，當然你是極忠心于你愛的這個正經女人的了？

達爵爺 西夕爾，如果一個人真心愛著一個女人，世界上其餘的女人他就覺得一點意思都沒有了。愛能改變人——我已經改變了。

西先生 哎喲！真有趣！忒辟，我要跟你說句話。（奧爵爺不理會。）

鄧先生 跟忒辟說話是不中用的。跟他說話就像跟磚牆說話一樣。

西先生 不過我喜歡跟磚牆說話——世界上祇有它從來不駁我！忒辟！

奧爵爺 什麼事？什麼事？（站起來，走到西先生那邊。）

西先生 過來，我專要你來。（私語。）達林頓一面滿嘴的仁義道德，說什麼愛情純一啦，這個那個的，一面却在屋子裏藏著個女人。

奧爵爺 不至於罷，真的嗎！真的嗎！

西先生 （低聲。）真的，這是她的扇子。（指著扇子。）

奧爵爺 （咯咯笑起來。）該死！該死！

溫爵爺 （上面門口。）現在我要走啦，達林頓爵爺。可惜你這麼匆匆就要動身離開英國了。快來之後請你到舍間來。我們夫婦都歡迎之至！

達爵爺 （跟溫爵爺同向上走。）恐怕我要好幾年才能回來。再見罷。

西先生 阿瑟！

溫爵爺 什麼事？

西先生 我要跟你略微談幾句話。別走，過來！

溫爵爺 (穿上衣服。) 不能啦——我要走啦！

西先生 是一樁極別緻的事情。你一定覺得十分有趣。

溫爵爺 (帶笑。) 又是你搗鬼，西夕爾。

西先生 不是！真不是！

奧爵爺 (走到他旁邊。) 好朋友，你千萬別走。我有好些話講給你聽

呢。西夕爾還有東西給你看。

溫爵爺 (走過去。) 什麼東西？

西先生 達林頓在屋子裏藏著一個女人。這是她的扇子。有趣不有趣？

(一停頓。)

溫爵爺 噯呀！（搶扇子——鄧先生站起來。）

西先生 什麼事？

溫爵爺 達林頓爵爺！

達爵爺 （轉過身來。） 做什麼！

溫爵爺 我妻子的扇子在你屋子裏做什麼？手拿開，西夕爾！別碰我！

達爵爺 你妻子的扇子？

溫爵爺 是啊，這兒呢！

達爵爺 （向近他。） 我不知道啊！

溫爵爺 你一定知道。我要你說出個道理來！別拉著我，你這傻東西！

（向西先生。）

達爵爺 （私語。） 她到底來啦！

溫爵爺 快說，先生！爲什麼我妻子的扇子在你這兒？回答我！我要搜你的屋子，如果我的妻子在你這兒，我要——（行動。）

達爵爺 你不能搜我的屋子。你沒有權力。我不准你！

溫爵爺 你這混帳東西！我不把你的屋子四面搜到，我不出去，什麼東西在幔子後頭動？（對著中央幔子衝過去。）

溫林夫人 （從右邊後面進來。） 溫德米爾爵爺！

溫爵爺 溫林夫人！（人人吃了一驚，轉過身來。溫夫人乘間從幔後溜出，經左屋偷偷出去。）

溫林夫人 剛才我從你府上出來的時候，我錯把尊夫人的扇子當作自己的了。對不起得很。（從他手裏把扇子拿過來。溫爵爺對她一副瞧不起的樣子。達爵爺又驚又氣。奧爵爺避了開來。其餘的男人相視而笑。）

溫德米爾夫人的扇子

一一八

(幕下。)

第四幕

佈景——與第一幕同。

溫夫人（躺在沙發上。）我怎麼能告訴他？我不能告訴他。那可要我的命啦。不知道我逃出那間怕死人的屋子之後底下又怎麼樣。亦許她把她到那兒去的真情告訴了他們，並且說出我那把——害人的扇子的所以然。喔，如果他知道了——我怎麼還有臉見他！恐怕他永遠不會饒恕我了。（按鈴。）一個人覺得日子過得多麼安穩——不受誘惑，不犯罪孽，不作僂事。然後忽然間——喔！人生真可怕。事情做我們的主，我們做不動事情的主。

溫德米爾夫人的扇子

一一九

（羅賽列從右方進。）

羅賽列 夫人是按鈴叫我嗎？

溫夫人 是的。你不知道溫德米爾爵爺昨天晚上什麼時候回來的？

羅賽列 爵爺五點鐘才回來的。

溫夫人 五點鐘！不是他今天早上敲過我的門？

羅賽列 是的，夫人——九點半的時候。我對他說夫人還沒有醒呢。

溫夫人 他說什麼沒有？

羅賽列 說起夫人的扇子。我沒有十分聽明白爵爺的話。扇子丟了沒有，

夫人？我找不著它，巴克說它沒有掉在屋子裏。他在各間屋子裏跟平臺

上都找遍啦。

溫夫人 不要緊。告訴巴克不必費事了。好啦。

(羅賽列出)

溫夫人 (站起來。) 她一定要告訴他。我可以想得到，一個人幹了一樁捨己救人的事情，做的時候慷慨仗義，不計利害——過後一吃虧太大。斷送她還是斷送我，她還用得著什麼躊躇？……好奇怪的事！我本來打算在自己家裏當着大家出她的醜。她倒在別人家裏爲了救我甘心當衆出醜……真是天道弄人，簡直把人笑死，我們還說什麼正經跟不正經的女人……喔，好一個教訓！可惜我們得到教訓的時候已經沒有用了！

因為即使她不說，我亦非說不可。喔！丟人，丟人！把它說一遍就是把
它從頭再經歷一遍。動作是人生第一件傷心事，言語是第二件。亦許言
語更壞。言語是不饒人的……喔！（溫爵爺走進來，她嚇了一跳。）

溫爵爺（跟她親嘴。） 瑪格瑞——你的面色真難看！

溫夫人 我睡得很不好。

溫爵爺（跟她一塊兒在沙發上坐下。） 對不起得很。昨天我回來晚極
啦，不願意驚醒你；你在那兒哭呢，寶貝。

溫夫人 不錯，我是哭呢，因為我有點事情要告訴你，阿瑟。

溫爵爺 我的寶貝孩子，你身子不舒服。事情做得太多了。我們下鄉去罷
。到了賽爾比你就會好的。這一節的應酬差不多完了，再住下去亦沒有
意思了。可憐的寶貝！你要走，我們今天就走。（站起來。） 我們

趕四點半的火車還很從容。我打個電報給范能。（走過去，坐下寫電

報。）

溫夫人 很好，我們今天就走。不，今天我們不能走，阿瑟。我一定要見了一個人，一個待我好的人——才能動身。

溫爵爺 （站起來，伏在沙發背上。） 待你好？

溫夫人 遠不止此呢。（站起來，走近他。） 我告訴你，阿瑟，可是你要愛我，照向來似的愛我。

溫爺爺 向來似的？你不是在那兒想昨天晚上到這兒來的那個混帳女人嗎？（繞過來，坐在她右邊。） 你不要還以為——不，你不會的。

溫夫人 我沒有。現在我知道我從前又錯又傻。

溫爵爺 昨天晚上你招待她是你的一片好意——可是你以後永遠不要再見

她了。

溫夫人 你爲什麼說這句話？（一停頓。）

溫爾爺（拿着她的手。） 瑪格瑞，我從前以爲溫林夫人是一個俗語所

說被誤甚於自誤的女人。我以爲她還想學好，回到從前因爲一時糊塗所以失掉的地位，重新過一種規矩日子。我信了她對我說的話——我把她弄錯了。她是壞人——壞到女人頂壞的地步了。

溫夫人 阿瑟，阿瑟，隨便哪個女人你都不需要罵得這麼利害。現在我不信世界上的人可以分成好的跟壞的好像他們完全是兩種人似的了。所謂好的女人亦許有極壞的地方，像鹵莽啦，固執啦，妬忌啦，罪過啦。大家當作壞的女人亦許懂得憂愁，後悔，憐憫，犧牲，這一類的事情。我不把溫林夫人當作一個壞的女人——我知道她不是。

溫爵爺 我的寶貝孩子。那個女人簡直要不得。不管她想怎麼害我們，以後你永遠不要再跟她見面。她到處都不能容身了。

溫夫人 然而我要見她。我要她到這兒來。

溫爵爺 斷乎做不到！

溫夫人 她到這兒來做過一次「你的」客。現在她一定要來做一次「我的」客。這纔公平。

溫爵爺 她從前就不應該來。

溫夫人 (站起來。) 阿瑟，現在說這話已經太遲了。(走開。)

溫爵爺 (站起來。) 瑪格瑞，如果你知道了昨天晚上溫林夫人從這兒出去之後到什麼地方去的，恐怕你連跟她在一屋子坐著都不肯啦。太不要臉啦，這一樁事情。

溫夫人 阿瑟，我再亦忍不住啦。我非告訴你不行了。昨天晚上——

（巴克端著一隻盤子進來，盤子裏擱着溫夫人的扇子跟一張名片。）

巴克 溫林夫人來送還昨天晚上她拿錯的夫人的扇子。名片上她還留著話呢。

溫夫人 喔，快請溫林夫人進來。（看名片。）你說我很願意見她。
（巴克出。）她要見我，阿瑟。

溫爵爺（接過名片來看。）瑪格瑞，我「求」你不要見她，無論如何，讓我先見她。她是一個極危險的女人。她是我所知道的一個頂危險的女

人。你不明白這裏頭的關係。

溫夫人 我見她是應該的。

溫爵爺 我的孩子，一格大大的傷心事情亦許就在你的眼前。不要自己湊上去。我先去見她一見是斷乎必須的。

溫夫人 爲什麼必須？

(巴克進。)

巴克 遇林夫人。

(遇林夫人進·巴克出。)

溫德米爾夫人的扇子

溫林夫人 你好啊，溫德米爾夫人？（向溫爵爺。）你好啊？你知道

不知道，溫德米爾夫人，爲了扇子的事情我真是萬分抱歉。我真想不出怎麼會這麼粗心。我真塗塗透啦。剛才我正坐車走過你這兒，所以我想順便把你的東西親自送回來，當面賠罪，請你原諒我的疏忽，並且就此辭行。

溫夫人 辭行？（跟溫林夫人一同走到沙發旁邊，挨著她坐下。）這

麼說起來，你要動身到別處去了，溫林夫人？

溫林夫人 是的；我又要到外國去住了。英國的氣候，跟我不相宜。在這兒住著，我的——心不舒服，我不願意這麼樣。我甯可住在南方。倫敦多的是迷霧跟——跟正經人，溫德米爾爵爺。我不知道究竟是迷霧多了，所以正經人多呢，還是正經人多了所以迷霧多，不過總之鬧得我有點頭

昏腦脹，所以我預備今天下午坐俱樂部的火車動身。

溫夫人 今天下午？可是本來我十分想來看你。

邊林夫人 感激之至！不過我恐怕非走不可。

溫夫人 我還能再跟你見面不能，邊林夫人？

邊林夫人 恐怕不能了。我們倆的生活隔開得太遠。不過我想求你一點小事情。我要一張你的照片，溫德米爾夫人——你肯給我一張嗎？你不知道我心裏怎麼痛快呢。

溫夫人 喔，願意之至。那邊桌子上就有一張。我拿給你看。（走過桌子那邊去。）

溫爵爺（走近邊林夫人，低聲的說。）幹了昨天晚上那種事情今天還要聞到這兒來，你真太荒唐了。

溫林夫人（很有趣的一笑。）我的好溫德米爾，禮貌比道德要緊！

溫夫人（走回來。）恐怕這張像照得太好啦——我長得沒有那麼漂亮

。（拿出照片來。）

溫林夫人 你比它漂亮得多。不過你有跟你的小孩兒合照的沒有？

溫夫人 有。你要一張那種樣子的嗎？

溫林夫人 是的。

溫夫人 如果你容我失陪一會兒，我去給你拿。樓上我有一張。

溫林夫人 對不起得很，溫德米爾夫人，這麼費事。

溫夫人（走向右門。）一點都不費事，溫林夫人。

溫林夫人 謝謝。（溫夫人從右方出。）今天你好像有點不高興似的

，溫德米爾。你爲什麼要這樣子？瑪格瑞跟我很談得到一塊兒。

溫爵爺 你跟她在一塊兒我實在看不下去。並且你還沒有把實話告訴我，

溫林夫人。

溫林夫人 你意思是說，我還沒有把實話告訴「她」。

溫爵爺（站在中央。） 有時候我希望你已經告訴過她。那就可以省掉我這半年以來的愁苦憂煩了。不過因爲不願意讓我妻子知道——她那當作死了時常悼念的母親還活在人間——一個用了假名字四處混的離棄的女人，一個詭人的女光棍，就像我現在知道你那種樣子——因爲不願意我妻子知道這些情形，所以我願意供給你錢，替你一次一次的還帳，儘你一椿一格的揮霍，並且爲你遭受昨天的事情，我們夫妻第一次的口角。你真不知道我心裏是什麼滋味。你怎麼會知道？不過我告訴你，她的甜密的嘴裏說出苦毒的話來祇有這一次，就是爲了你，我不願意看見你

挨近她。你玷污了她的天真。（走到中央左部。）從前我以為你雖然失足，人還坦白誠實。你其實不然。

溫林夫人 爲什麼你說這話？

溫爵爺 你逼我替你弄了一份請帖赴我妻子的跳舞會。

溫林夫人 赴我女兒的跳舞會——不錯。

溫爵爺 你來了，走了不到一點鐘，你讓人家在一個男人的屋子裏找出來了——你在大家面前醜都出盡了。（從中央上行。）

溫林夫人 不錯。

溫爵爺 （轉身向她。）所以我可以照你的真面目看待你——把你看作

一個下賤的壞東西。我可以不准你再上我的門，再想走近我的妻子——

溫林夫人 （冷淡。）我的女兒，你意思是說。

溫爵爺 你不配認她做你的女兒。她還是個睡在搖籃裏的小孩子的時候，你就離開她，丟掉她，去找你的情人。後來你的情人又重新把你丟掉。

溫林夫人（站起來。） 你這話是稱贊他呢，溫德米爾爵爺——還是稱

贊我？

溫爵爺 稱贊他，因為現在我知道你了。

溫林夫人 小心一點——你還是小心一點的好。

溫爵爺 喔，我不跟你咬文嚼字。你這人我看透了。

溫林夫人（仔細聽著他。） 我不敢相信。

溫爵爺 我「確」知道你。二十年來你沒有一天跟你的女兒在一塊兒過，心裏亦沒有想過她一想。有一天你看報知道她嫁了一個有錢的男人。你看見了你的好機會。你知道爲了免掉她知道像你這樣一個女人就是她的母

親的難過，我一定什麼事都肯忍受。你就敲詐起來了。

邊林夫人（聳聳肩膀。）別說難聽的話，溫德米爾。這些話粗俗得很。我看見了我的機會，這是真的，並且拿住了它。

溫爵爺 不錯，你拿住了它——昨天晚上你的事情一發覺把它都糟蹋完了。

邊林夫人（離奇一笑）你說得一點都不錯，昨天晚上我把它都糟蹋完了。

溫爵爺 至於你錯把我妻子的扇子從這兒拿走，丟在達林頓的屋子裏，那簡直荒謬萬分。我現在看都不要看它了。我永遠不許我妻子再去用它。這件東西我看起來已經髒了。你應該留下它，不應該拿回來。

邊林夫人 我想我「要」留下它。（走上去。）漂亮得很。（拿起扇

子。) 我要叫瑪格瑞把扇子給我。

溫爵爺 我希望我妻子肯把它給你。

溫林夫人 喔，我准知道她沒有什麼不肯。

溫爵爺 我並且希望她把她每天晚上禱告之前拿着親嘴的一張小像亦送給你——那上頭是一個天真爛漫的女孩子，披着漆黑秀美的頭髮。

溫林夫人 啊，不錯，我記得。那個好像隔得多遠啊！（走到沙發旁邊坐下。） 那還是我出嫁以前畫的。那時候時髦的是黑頭髮跟一副天真的神氣，溫德米爾！（一停頓。）

溫爵爺 今天你到這兒來究竟是什麼意思？你來是為什麼？（穿向中央左部，坐下去。）

溫林夫人（諷刺的口氣。） 當然是爲跟我親愛的女兒告別。（溫爵

溫德米爾夫人的扇子

一三五

爺氣得咬着下嘴唇。溫林夫人瞧着他，她的聲音跟態度變得莊重起來。她的話裏含着悲切的意味。她的真面目暫時流露。） 喔，不要以為我會對她做出什麼傷心樣子，抱着她的脖子哭起來，告訴她我是誰，鬧這一套頑意兒。我並不貪做什麼母親。我生平祇有一次嘗過做母親的滋味。就是昨天晚上。那個滋味好生可怕——使我心裏難受——實在使我太難受了。二十年來，像你說的，我無兒無女——我還願意無兒無女。

（勉強一笑遮掩她的心情。） 況且，我的溫德米爾，教我怎麼能夠裝作一個已經有一個成年女兒的母親？瑪格瑞今年二十一歲，我從來沒有承認過我的歲數過了二十九，或者至多三十。有紅暈的時候二十九，沒有的時候三十。所以你想這裏頭有多少難處。不必罷，就着我說，讓你夫人去惦記她那清白的去世母親罷。爲什麼我要阻撓她的幻想。我覺得

保全自己的都難得很。昨天晚上我就丟了一個幻想。從前我以為我沒有良心。現在我覺得我有，溫德米爾，良心不宜於我。它跟新式衣服有些不配。它使人樣子變老。（從桌上拿起手鏡來照。）並且它在緊要關頭斷送人家的前程。

溫爵爺 你使我害怕——使我真正害怕。

溫林夫人（站起來。）我猜度，溫德米爾，你想要我進尼姑庵，或者做看護婦，或者這一類的事情，像無聊的新小說裏的人物似的。這你可笨了，阿瑟；真人決不做這種事情——無論如何在還有幾分姿色的時候不做。不——如今安慰人的東西不是懺悔，而是快樂。懺悔這椿事情已經很過時了。況且，如果一個女人真心懺悔，她就非去找塊裁縫不行，不然沒有人肯相信她。世界上沒有事情能使我這麼做。不；我就預備完

全避開你們兩個人。我來找你們是一個錯誤——我昨天晚上覺察出來的。

溫爵爺 一個致命的錯。

邁林夫人 (含笑) 幾乎致命。

溫爵爺 現在我後悔沒有把所有的事情一齊都告訴我妻子。

邁林夫人 我後悔我做的壞事。你後悔你做的好事——這是我們不同的地方。

溫爵爺 我信不過你。我「要」告訴我妻子。還是她知道了好，並且由我告訴她。她知道了會說不盡的難受，會了不得的羞愧，然而她應該知道。

邁林夫人 你打算告訴她？

溫爵爺 我就預備告訴她。

溫林夫人（走近他。） 如果你真告訴她，我要把我的名聲弄得難聽到這步田地，使她一刻舒服時候都沒有。那個會斷送她，會使她受苦。如果你敢告訴她，我就沒有一樁下流的事情幹不出，沒有一樁無恥的舉動做不來。你不准告訴她，——我不准你。

溫爵爺 爲什麼？

溫林夫人（頓了一頓。） 如果我對你說我心上有她，或者甚至於愛她——你豈不要冷笑，要不要？

溫爵爺 我要覺得靠不住。母親的愛是專一，不爲自己，跟犧牲。這些事情上頭你懂得什麼？

溫林夫人 你說得不錯。這些事情上頭我懂得什麼？我們不要再提「它」了，至於告訴我女兒我是誰，這個我不答應。這是我的秘密，不是你的。

如果我打定主意告訴她，我想我會的，我要在走出這所房子之前告訴她——如果不的話，我就永遠不告訴她。

溫爵爺（生氣。） 那麼，我請你立刻走出我們這所房子。瑪格瑞那裏我替你道歉就是。（溫夫人從右方進。她手裏拿着照片走到溫林夫人

那裏。溫爵爺走到沙發後頭，不放心的——路監察着溫林夫人。）

溫夫人 對不起得很，溫林夫人，累你久等着。這張照片什麼地方都找不着。後來我在我丈夫的梳洗室裏找出來的——他把它偷去啦。

溫林夫人（從她手裏把照片接過來瞧着。） 亦難怪他，——這張照片是可愛。（跟溫夫人同到沙發旁，挨着她坐下。再瞧瞧照片。） 這就是你的小孩子！他叫什麼？

溫夫人 叫傑羅，跟我親愛的父親的名字一樣。

溫林夫人（擱下照片。）真的？

溫夫人 真的。要是個女孩子，我就要用我母親的名字叫她。我母親的名字跟我一樣，亦叫瑪格瑞。

溫林夫人 我的名字亦叫瑪格瑞。

溫夫人 真的！

溫林夫人 真的。（停頓。）溫德米爾夫人，你丈夫告訴我，你很敬愛你去世的母親。

溫夫人 世界上人人都有理想事物。至少我們都應該有。我的就是我母親。

溫林夫人 理想事物是危險的東西 實際事物好一點。它們雖然使人傷心，却是好一點。

溫夫人（搖頭。） 如果我沒有了理想事物，我就樣樣東西都沒有了。

溫林夫人 樣樣東西？

溫夫人 是的。（停頓。）

溫林夫人 從前你父親常對你提起你母親嗎？

溫夫人 不常提起，提起了他太傷心。他告訴我，怎麼樣我生下來幾個月母親就死了。他說的時候眼睛裏含着一包眼淚。後來他叫我永遠不要再對他提起她的名字。他聽見了名字都難受。我父親——我父親真是傷心死的。就我所知道的，他的命可以算得最苦了。

溫林夫人（站起來。） 現在我恐怕非走不可了，溫德米爾夫人。

溫夫人（站起來。） 喔，別走，別走。

溫林夫人 我想我還是走的好。這時候我的馬車一定回來了。我打發它到

傑得布羅夫人那兒送信去的。

溫夫人 阿瑟，你肯不肯去瞧瞧溫林夫人的馬車回來了沒有？

溫林夫人 請你不要勞動溫德米爾爵爺，溫德米爾夫人。

溫夫人 去，阿瑟，請你走一輛。（溫爵爺躊躇了一回兒，瞧著溫林夫

人。她毫不理會。他走出屋子。）（向溫林夫人。）喔！叫我對你

說什麼好？昨天晚上你救了我！（走近她。）

溫林夫人 住嘴——別提這件事情。

溫夫人 我一定要提它。我不能讓你以為我預備接受你的犧牲。我不預備

接受。這個犧牲太大。我預備一字不瞞的都告訴我丈夫。這是我的責任

。

溫林夫人 這不是你的責任——至少除了他你還有對別人的責任。你不是

說欠我一點東西嗎？

溫夫人 我沒有一樣東西不是欠你的。

溫林夫人 既然如此，你用不說話的方法還你了債。這筆債祇有這一個還法。我生平祇做過一樁好事情，不要因為把它告訴了別人糟蹋了它。答應我，昨天晚上經過的事情祇許我們兩個人知道。千萬不要替你丈夫找煩惱。爲什麼要糟蹋他待你的恩情？你千萬不要糟蹋它。恩情是容易銷滅的。喔，恩情多容易銷滅啊！答應我，溫德米爾夫人，你「永不」告訴他。我一定要你答應。

溫夫人（低著頭。） 這是你的意思，不是我的。

溫林夫人 不錯，是我的意思。永遠不要忘了你的孩子——我願意把你當作一個做母親的看待。我願意你自己亦當一個做母親的看待。

溫夫人（抬起頭來。）從今以後我永遠這樣就是。我生平祇有一次忘了我自己的母親——那就是昨天晚上。噯，如果我記得她，就不會那麼糊塗，那麼荒唐了。

溫林夫人（微一驚跳。）別聲張，昨天晚上已經都過去了。

（溫爵爺進。）

溫爵爺 你的馬車還沒有回來，溫林夫人。

溫林夫人 不要緊。我可以雇輛亨斯美。一輛好希路慈不呂馬車，一隻託爾勃獵狗，再沒有比那個再體面了。喂，溫德米爾夫人，這回恐怕真要再見了。（從中央走上去。）

噯，我想起來了。說出來你要笑話我

溫德米爾夫人的扇子

一四五

，不過你知道不知道昨天晚上我萬分糊塗不該拿錯的那把扇子我竟十分心愛。現在不知道你肯不肯把它給我？溫德米爾爵爺說你可以給。我知道是他送的。

溫夫人 喔，那還用說，如果你喜歡它。不過上頭有我的名字。上頭寫著「瑪格瑞」。

溫林夫人 好在我們的名字一樣。

溫夫人 喔，我忘啦。那不用說，拿去就是。多巧啊，我們是同名！

溫林夫人 巧極啦。謝謝你——它永遠可以使我記著你。（跟她拉手。）

（巴克進。）

巴克 奧格司忒司洛頓爵爺。邊林夫人的馬車已經來了。

（奧爵爺進。）

奧爵爺 你好，好孩子。你好，溫德米爾夫人。（看見邊林夫人。）

邊林夫人！

邊林夫人 你好啊，奧格司忒司爵爺？今天你身子舒服嗎？

奧爵爺（冷淡。） 很舒服，謝謝你，邊林夫人。

邊林夫人 看你樣子不像舒服，奧格司忒司爵爺。你睡得太晚——於你很有壞處。你真應該自己多保重些。再見罷，溫德米爾爵爺。（向奧爵爺一鞠躬，向門走去。忽然一笑，回頭瞧他。）

奧格司忒司爵爺！你

溫德米爾夫人的扇子

一四七

送我上車好不好？你拿著扇子。

溫爵爺 我拿罷！

溫林夫人 不，我要奧格司忒司爵爺。我有要緊話帶給公爵夫人。你肯拿扇子嗎，奧格司忒司爵爺？

奧爵爺 如果你真心要我拿的話，溫林夫人。

溫林夫人（大笑。） 當然真的。你一定拿得很漂亮。你拿什麼都漂亮，奧格司忒司爵爺。（走到門口的時候，她回過頭來瞧瞧溫夫人。她們的眼光正好碰見。隨後她轉身從中央出去，後頭跟著奧爵爺。）

溫夫人 你從此不要再說溫林夫人的壞話，肯不肯？

溫爵爺（嚴重的。） 她不至于像人家說的那麼壞。

溫夫人 她比我好。

溫爵爺（笑著摸摸她的頭髮。）孩子，你跟她是兩個世界的人。你的

世界裏壞事情沒有到過。

溫夫人 不要這麼說，阿瑟。我們大家都有一個世界裏過日子，好的壞的，有罪的清白的，都拉著手一塊兒過去。要想過太平日子，世界上半事情閉着眼睛裝看不見，就好像在深潭絕壁旁邊蒙著眼睛走路，爲的是可以走得穩當一點一樣。

溫爵爺（同她走下來。）寶貝，你爲什麼說這話？

溫夫人（在沙發上坐下。）因爲我一向閉著眼睛過日子，已經走到過邊上。一個分散我們的人——

溫爵爺 我們從來沒有分散過。

溫夫人 我們以後永遠不要再分散了。噯，阿瑟，不要減少你愛我的心，

我以後越發信託你。我以後整個兒信託你。我們到賽爾比去罷。賽爾比玫瑰園裡的玫瑰花紅的白的都有。

（奧爵爺自中央進。）

奧爵爺 阿瑟，她什麼都說明白啦！（溫夫人神色大變。溫爵爺嚇了一

跳。奧爵爺拉着溫爵爺的路臂，把他拖到臺前。）朋友，她把什麼討

厭事情都說明白啦。我們都十分冤屈了她。她到達林頓那兒去都爲的是

我——先到俱樂部去過一輪。是這麼一回事，她想要讓我寬心，可是

聽說我已經出了俱樂部，她就跟來啦——不用說——聽見一大羣男人走

進來，她慌啦——躲到別的房子裏去——告訴你說，我心裏痛快得很，

這件事情。從前我們對她都豈有此理。她這種女人正好配我。簡直沒有一點地方不相宜。她要求我的事祇是我們不要住在英國——這是一樁很好的事情啊！討厭的俱樂部，討厭的天氣，討厭的廚子，各種討厭的東西！我都厭煩啦。

溫夫人（害怕。） 邊林夫人已經——

奧爵爺（走上前來向她一鞠躬。） 是的，溫德米爾夫人，邊林夫人已經答應我啦。

溫爵爺 你娶着了一位極聰明伶俐的夫人。

溫夫人（拉着她丈夫的手。） 啊！你娶着了一位極仁心厚道的夫人。
（幕下。）
（全劇完。）

溫德米爾夫人的扇子

一五二

勘誤表

頁數	行數	誤	正
十八	八	「生日」下漏去一「，」	標號
八	二	貝克呂	貝呂克
三二	十一	「可憐我」下漏去一「，」	標號
三八	一	「如」字下漏去一「果」字	
四六	六	鄧先生	鄧先生
五三	十一	葛拉罕先生	葛拉罕先生
七三	二	「愛小姐」下	應空一格
七三	三	格羅納街住	格羅巫納街住
七三	三	末格不應空	

勘誤表

二

誤 正

七三 五 「巫」字不要

七六 十一 邊林夫人同 邊林夫人同

七八 六 「溫爵爺」三字應移上一格

七九 十二 本行應移下一格

八一 二 的信 的信

八二 七 那兒 哪兒

九四 三 本行應移下一格

一〇一 六 例 倒

一〇四 一 情事 事情

一一七 九 已 己

一二八 三 塗塗 糊塗